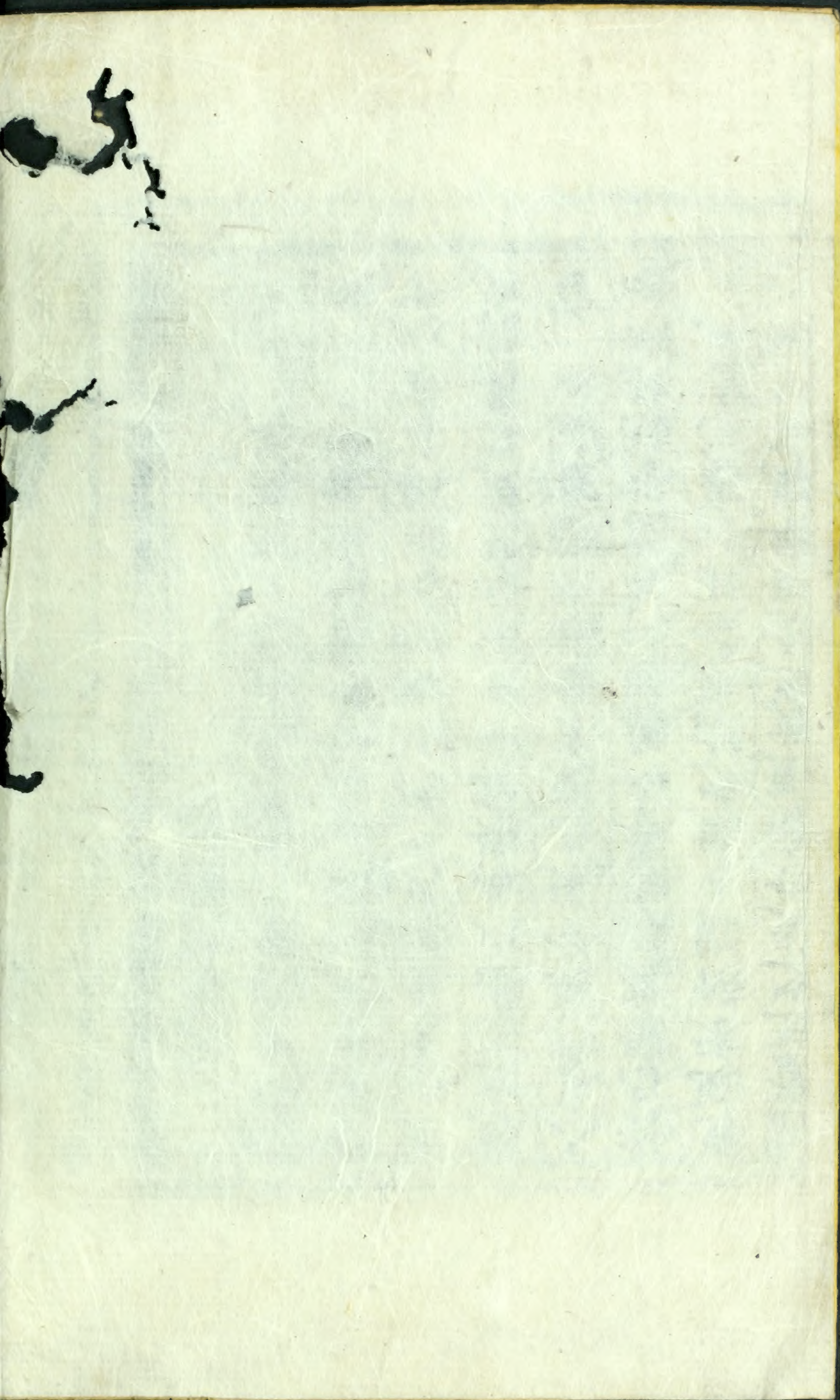
疏劄

記言

卷之十一

[illegible]廿一



記言卷之六十四 拾遺

疏

因辭職進言疏 丁酉

伏以臣以庸才下品猥蒙拔擢爵至顯要自量卑陋不避重誅辭不受命罪大如此 聖德寬大不加誅罰 息命存加臣感激 大恩黽勉就列天理殛罰無所逃逭臣雖欲不憚夙夜竭盡駑劣旣無才能衰敗又至健忘昏謬臨事顚錯無一報效之益伏乞 聖明特賜息罷守分田野涵泳 聖化以終年齒天地之賜也顧念

愚者千慮或有一得請陳一二所言者不可斧
鉞之誅固所甘心 殿下聖質高明當國家委
靡板蕩之餘勇意圖治高出百王臣竊伏見
殿下求才之誠待士之禮可謂至矣四方聞之
孰不欲精白礪行自効於下風哉然而廉恥潔
身之士或莫肎至者何也臣竊不敢知 殿下
馳騁逸豫之娛或勝而聽言納諫之道不足耶
抑聖人之度高邁絶世視羣臣如無人者耶或
王綱壞亂禍伏無形將先見遠引不入危亂之
途耶自古俊偉魁傑之士不係戀於高爵厚祿

惟視君之誠不誠而去就之人君之得人在誠
不在利祿審矣況罪言者而求直諫信詖臣而
踈正士乎闒葺競進廉士遠跡諂佞盈朝忠言
自阻臣未知 殿下之朝廷以直道進者幾人
以枉道斥者幾人也以 殿下之明聖王綱何
宜振而不振也四方之內何宜治而不治也自
古雖亡國之君其心必欲長享治安擇才而任
之也顧所任者非才所進者非忠或淫於奢感
讐怫志之言忠志之士見義忘軀輕犯人主之
怒雖至殺身而不悔可不戒哉天下之事有兩

端是與非而已是出於公非出於私國之治亂興亡係此二者天下之德不謀而同不言而信治道明頌聲作公而已政亂民散日賞而不勸日殺而不從敗家亡國私而已上之為政一出於是民之趨是也如水之趨下也叔季以降上専以私欲御下下亦以私欲干上詐僞日滋上下相疑如今之斂手却顧大以恬嬉百事廢弛人心之善惡治亂之表也禎祥妖孽治亂之影也載籍所記日月薄蝕星辰易次寒暑失節大風大雷地震地拆山崩川渇皆人為感之也元

有咎應若有大災則書之有大憂則書之有大兵則書之以至壞國亡君無不特書又君有畏心善行則書之其有不畏不敬則書之天之譴告聖人之特書其敎一也近者變恠之出殆無歲無之或月有之或日有之此何影也天地之間正氣消亡妖祥物恠之感無非人事極亂而有以致之則豈不大可懼也自多亂之後政在姑息治道不張人紀壞亂大臣有謀逆誅滅者有之又子弒其父者有之妻殺其夫者有之奴殺其主者有之或盜刼長吏者有之旣戮其人

瀦其宅黜其官吏革其縣邑者更相接迹教化
大壞人道之悖亂至此而又極矣人紀既壞禍
亂之作童子懼之旣以衰弱之勢加之以畏壓
之急無異扼其項而制其命旣竭一國生民之
力塡廬山之壑而不足也又人心日亂突異日
作殿下之所以深念隱憂爲之思患而預慮
者殆無所不至選勇力修武備一日不以宴安
爲心此固强國之大務也然臣竊憂之山谿不
足以固國兵甲不足以强國爲國之道教訓爲
大必使民知親上死長之義然後可以用之此

王者之兵無敵於天下者也今徒貴勇力而任
殺伐此養亂也非養兵之術也易師者毒天下
者也聖人諱言故湯武之治軍旅有不用命者
警戒之以顯戮非以殘虐之也制兵之術當如
此也臣竊觀今之世名分紊亂上失其馭下不
知上彼悍然恣橫一朝以睚眦忿恨於大都之
中盜殺官人而有司不得其盜此又不為可憂
之大者乎武士之無知驕橫日以益甚防敵制
變必得此輩之驕橫然後可能則臣不敢知也
樹私息托結於無知無賴之徒望頼國家之緩

急可為哀痛坐令國勢益卑名分益壞治道益
墜危者益危亂者益亂人心益散天命益不可
保也 殿下即位以来頼 殿下神聖畫計幾
微幸無邊境烟火之警而水旱凶札連年加之
以賦役煩急民不料生飢寒遷徙之徒接於道
路 殿下每遇災異哀慼百姓為之避正殿減
膳御審寃獄責己求諫古之聖帝明王寅畏天
戒無以加也臣竊不敢知或誠心未至耶抑實
德未孚耶聖德畏懼修省非不嚴而鬼神不應
災異之警日多百姓愁咨無已此何故也 殿

下警戒祗畏不遑寧居不過為虛文末務而未
有興起更新之治耶嗟乎貪縱生於私枉奢侈
生於貪縱紊亂生於奢侈槩耳目所及則王子
公主第宅逾制僭擬王宮外則田園遍於膏壤
民俗畏忌以目而不敢言私家之富濫尤僭犯
無法違先王之約束貴戚之家實為犯法之首
其何以禁萬民之為非而糾正其奸邪也傳曰
國之本在家教成於家而化行於四方今 殿
下之教於家者如此則此以逸欲教四方也聖
人之治如天地之化育其道在心不可以他求

者也書稱堯舜之盛德曰恭曰讓孟戒舜曰罔
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聖人不以崇高之位倉廩
府庫之富四海九州之大私於一己以驕盈為
戒奢欲為禁立大公之則以代天理物為心恭
敬不怠以帥羣臣百姓庶事治萬物順四方嚮
服國勢安如盤石天祿久長君人之道修德為
本御世之術敬民為大故召公之誥曰用顧畏
于民碞民可畏而不可勝也嗚呼夫愚婦之無
知非公正不服昔秦始皇專行威力窮極奢欲
尚恐天下不服立妖言之禁誹謗者皆殺之其

才僅免二世而亡為後世笑非特亡秦亡國之
敗皆然此非明鑑大戒歟當今之勢邦憲大壞
政令無序治道紊亂四方嗷嗷上下不統可謂
國不為國而重之以外患日急妖孽百出雖堯
舜之聖哲且焦心竭智而不足伏願 聖明以
往古成敗為鑑以災異日聞為戒以不戒必亡
為憂夫天道無言以示警堯之時有九年之水堯
曰洚水警予湯之時有七年之旱湯以六事自
責太戊之世亳有祥桑伊陟作咸乂以訓于王
武丁之祀有雊雉祖伊作格王之訓古之賢聖

之君皆以妖孼反己以隆至治後世稱之皆未有忽天戒而興者也雖聖哲之世無天道之警自責反己不聞於後世嗟乎亡國在人興國在人臣竊謂之近者妖孼之多妄知天心殷勤加勉 聖德以成無疆之休也伏願 聖明警戒自反勉勉孜孜無一息一念之豫怠毋使堯湯太戊武丁專美於古昔下民雖愚不信虛文天道雖遠感通無間 殿下率德修行不遺小愆日嚴祗敬以為子有過行而群臣莫敢正者何事子有過言而群臣莫敢諫者何事九重之內

宦寺之倖宮妾之私予有過言過行而不戒者何事予一人有過害及萬民修德莫如改過保民莫如善政革弊更化必自聖躬施及庶政必擇其所難者而先行之無所係吝於私心使愚夫愚婦皆曰聖人之事也堯舜於變時雍之治不遠也何憂乎政亂何恤乎民散何患乎外寇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心既固天命可保也臣無任區區望聖之至

再上䟽

伏以臣聞名不可以徒取利不可以徒得無能

受官是為貪名不當得而得是為貪利雖閭巷知恥者尚能避之臣雖庸下粗識義方此臣所以一辭再辭累辭不一辭而止者也竊惟今之世政亂民散顛不可扶危不可持者不可一二數特舉其大者憲章壞亂風俗日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貪汙成風奢侈無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私枉太盛公正掃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言事潰裂大小恬嬉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餒樊民怨灾異迭出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以 殿下明聖方有振作大有為之圖日與論治道出治

歧倚以爲治平功業者惟公卿輔弼執法之臣實任其責所謂執法之職掌邦憲風教糾正之禁令如臣無似徒以虛名冒居下風無所裨補當矣陳勸誠格君心臣不能也尊國體正百僚臣不能也糾邪枉明憲度臣不能也黜貪汙礪廉恥臣不能也禁奢侈興禮俗臣不能也持此五不能而敢爲忘廉冒進之倡自取 明時之累不但臣不爲 殿下亦不欲强之也若令臣不顧於己不反於義不憚於人徒以苟進爲忠非臣所望於 聖明者也伏願 殿下垂察焉

臣無任死罪死罪戰慄隕越之至

言政弊因辭職疏 戊戌

伏以臣以閭巷之匹夫猥蒙恩澤拔擢逾分實出萬萬人事之外自量庸下榮寵糜身慙惕在心報效無術敢竭愚衷以展事君無隱之義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伏願 聖明垂察焉臣竊觀當今之弊百孔千瘡欲事事而正之人人而糾之如乘風撲火溺人之排水上自公府百官之治下至里巷家居之私皆無法無紀入事極亂妖孽百出臣入京三十日太白晝見日月暈珥

窮陰之節昏霧戾氣或連日或一日再三或雷電満盈此皆陽失節而陰氣凝也稽之古昔事應昭著列於春秋大可懼也人君當有戒心修德奉天如成湯之自責周宣之側身修行徒擧其文而無其實則何足以弭天地之灾而息四方之變也耶者伏聞 聖旨憂懼赦出無辜惻然哀閔之教足以感動冥頑此心足以銷灾而保民也伏願 聖明推廣德恵以合天地生物之德天心仁愛 殿下設象以示警者實社稷生民之福也國之治亂興亡其機係於 殿下

之一心必先自治以正無一毫私枉害於政事自燕閑之私宮闈之昵無一不肅然後可以責群臣黎庶之非法不率教者昔殷湯之聖德尚憂苞苴女謁之行虞夏之際聖哲盈朝亦畏巧言令色孔壬一念之豫怠私欲乘之禍亂之萠起於須臾毫忽之不戒可不懼哉君德修於上節儉禮讓以師四方四方之從化如桴鼓影響之不違此堯舜師天下以仁而天下從之者也今者欲收人心於既散之後扶國勢於既危之後難以一事之舉一政之善可能也必警動一

也赫然有大振作之舉然後可庶幾也古先哲
王致中興之治者其功業尤有光於創業之勞
此在 殿下也近世王朝體統紊亂百度廢弛
苟簡成風以致吏胥凌欺奸濫不禁外而守令
之治職任甚重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皆係
於守令故有守令之薦有署經之法必用士大
夫之族所以存體面而重名器也近世以來變
制既多守令差除多出於賞功酬勞雜類庶賤
皆得臨民仕路汙濁辱名器爲朝廷羞可爲寒
心而散亂無政民不畏法亦未或不由於此也

兵者制變之大務也國家舊制無不詳密置節度使次有鎭管節制次有都尉統領不亂將士相安今不勉礪其怠慢而置營將別立衙門將多則令不專令不專則臨敵必敗此兵忌也又主客猜貳軍情多惡上下不協此樹無益害有益也言路者公論之所由出三代之制君有過百官各以其職諫工執藝事以諫庶人謗於道又周人樹誹謗之木秦時始有妖言之禁秦不得聞其過而亡前者洪宇遠言觸忌諱　聖德寬大不録其罪特許收用此諸臣所以盡言不

受誅思死而不去者也然況大乎兪棨棄斥業十年人皆曰此二臣者皆以言事得罪以 殿下之明聖獨不容此二臣臣愚竊恐爲 聖德之累也伏願 殿下深思焉今大獄方起朝野震駭臺臣事體又非退去稱病之時臣前者陳疏乞罷不加誅譴又下 溫批挽之分義何敢自安悶慼猥越若無所容伏乞 聖慈憐臣病入深痼特許恩遞使之任便調治幸延衰死之命此所謂死日如生之年伏枕呼籲煩瀆至再至三罪合萬死臣無任死罪死罪憂懼隕越之

至

論事疏 己亥二月

伏以臣以無能待罪執法之末凡職任所在無絲毫裨益臣當先受重誅死罪死罪擧逸民修廢政盖治亂興壞之大段今 殿下揀拔賢才任之不疑擧國而聽之凡閭巷之一藝一能無不收錄 聖德前古罕比此政賢能馳騖之秋也竊惟當今急務率修舊章巨細畢擧然後治理可言嗟乎自多亂以來國事板蕩朝不保夕百度廢弛大小恬嬉誤於苟且習於姑息視職

爲無何奢侈僭差而禁制不行私枉肆行而一正歸地舊邦遺風餘教頹敗無餘盜竊姦宄汀泆成俗爭相賊殺都下尤甚臣竊憂之今日邦國之憂不在於敵國外患在於紊亂自古亡國之禍非一或以權臣或以藩鎮或以夷狄然其本皆出於紊亂禮者防之於未然法者禁之於已然紊亂之治非法不肅昔周公之治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法不重無以止亂禁非令大小趨事百官得職違法者無赦然後官司有紀條理不亂先王之治憲令具在不患無

法患法不行耳方今度支經費竭責應無計四方愁怨無所料生而各衙門屯田不領於度支者幾滿八道此其地未必皆山澤之地閒田棄壤民田冒入逃賦稅者過半宗室貴戚私田免稅踰爲農所者邦域之內遍於膏壤山林鹹海財物魚塩之所出且爲貴大家所占有公私俱困田賦大縮度支經費何恃而不匱生民生業何恃而不窮窮則父子兄弟離散離散則思亂衙門之弊又不但屯田而已輦轂之兵盛强而驕横不禁此臣既備陳於前矣此時何時此勢

何勢安有國不為國而倚門貴戚獨富者也以臣所聞扶安一縣痼弊尤甚東西七十里南北五十里山林不食之地太半而所謂農所十二屯田四共十六處一邑數處不足言也稽之戶典貴戚職田有數大君二百二十五結諸王子一百八十結請令戶曹准數折給之外皆與民田均稅罷屯田歸稅於度支田賦既廣財用自饒窮民之愁怨小緩而豪強右族知所懼矣傳曰禮者衆之紀也禮亂則衆散今朝廷之禮已亡無所統攝視禮儀為迂遠之浮文凡朝廷大

小行禮無一可觀識者寒心禮為儀則之至今
禮儀壞亡輕重隆殺之節廢而尊卑無紀貴賤
無序於是有枉法僭節滋起禮主嚴禮立則法
立法立則紊亂者正矣請令禮官熟講經禮五
禮儀禮典諸書凡大小百禮儀章節目著為令
甲令臨事毋失使觀禮者有所矜式實固國之
道也國無畜尚不可以為國況國無禮而可以
為國乎朝廷之禮既壞無以責四方之承化世
道日敗人心日亂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百官之
治在於奉法不奉法不舉職嚴考課以礪其怠

彰 殿下平明之治古有朔月讀法之
以月朝會三公群有司通讀經國大典諸律
令 殿下親臨而聽之以申明舊章使知所遵
守以 殿下之盛德於為治之道非不勤且勞
矣而人事之變亂日以益甚臣謂雖有堯舜之
聖萬有一念之怠而不加百倍之功恐不可有
為也正月拜掌令疏入 上令廟堂覆啓施行大臣及該司防啓

因辭職更申前事疏 己亥四月

伏以臣不意今者復忝叨本職於本月十一日
祗受有旨乘馹上來之 命臣感激隕越若無

所容今臣衰死之年宿病沈劇氣力全乏欲起復卧昏悶委頓不能登途逋慢之誅萬死難贖知臣無狀欺世欺天誤荷 恩寵榮輝至此臣之不似已不足言而忝辱名器所係非細臣之不才衆人所知徒煩往來無一稗補虛受 大恩負 殿下多矣臣前者亦嘗冒忝非分不自量妄陳愚見 聖德寬大不加誅罰特賜奬諭不絕言路 聖德至矣當事諸臣習於時務知臣閭巷之言左於時宜該司覆啓盡且無餘矣信乎醫能知疾臣能知斷謀國大計固非庸人

淺見所敢輕議也慙愧自忍不敢復有論說也
設使臣衰病不甚一分氣力猶在亦不敢冒進
也謹條陳往失以明其自咎古者屯田皆在邊
邑空地其法用戍卒寇至則戰寇退則耕積儲
塞下漕轉之費省而軍食自饒有以服戎狄熏
隣國此屯田之利也漢之金城晉之壽春襄陽
荆州是也麗時置陰竹屯田又於沿海防戍處
皆置屯田及其末世所任非人耕種無實收納
倍之令戍卒補償而自備不足則稱貸而益之
不堪則亡逃相繼不得兵食不給兵額且耗我

太祖初定四方首從群臣之議盡罷沿海屯田
聖祖深知軍務之重而者利小而害大罷之不
吝今之屯田與亡麗之末弊相反而其為害均
也鄉人為之諺曰屯票四分收納一賂遺一田
官私食二雖屯民日衆亦非國家之利也其置
田皆在内地無兵處所謂屯民皆騎兵步兵水
軍保人工匠官屬公私奴隷逃亡逃亡一族及
作姦犯罪匿作者相聚不係於編户行土自恣
官不得呵村落強盛處處皆然比之良民見户
殘盛倍之其所墾田亦太半田籍所載租税之

田空地寶以其所得一所失百亦猶以為利乎
國家累經禍亂加之以憂歷日急民困國弊而
衙門規利廣置屯田許民免租免役令安飽無
禁反為法令所不行實驅民之淵藪也坐令田
賦日縮民數日耗邦業日削此衙門之弊也軍
務大事既治之以積年欲調兵食則有掌軍需
積儲之職者焉欲治器械則有掌造兵器之職
者焉更設餘外之利不顧國家之大害殊非將
相大臣為社稷長慮遠計者也其二禮者天叙
天秩之則所以收人心定嫌疑明等威儐鬼神

皆出於禮而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非禮不立聖人禮以體政政以行法達天道順人情敦信義去爭奪天下國家可得以正而得之者生失之者死昔周成子伐秦受脤於社而不敬劉子知其不返秦人襲鄭其師行無律王孫滿知其必敗聖人知禮之不可已也故壞國亡家喪人必先去其禮故曰上下慢禮禮歸於祝史是為暗國法無常禮無列士不事而俗弊民散是為亡國國有暗且亡而能保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今朝廷大小行禮有通禮院徒隸下賤

賤者無所知識徒以久役習於其目而亦忘於心而辨於口給自任為知禮人之見之者亦謂彼能知禮自公卿大臣以下其左右之進退之拜起之一如其所指實不知其輕重隆殺等級之威度數節目之詳紛雜無序朝廷之禮儀反不如鄉黨序齒序飮之可觀此不可使聞於四方也前者北使弔祭獜坪大君之日大臣以下從而祭者行前後八拜之禮此何禮也朝廷者禮法之所出也識者之譏至今未已可為寒心周禮春官之治凡國之大事小事治其禮儀又

有旁記之文不糾正者固亦有罪臣以為禮官
之恥也古人有言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朝廷之
禮不立百官之治不舉今禮官之職雖曰禮文
備具與其器之相忘孰如熟講預定臨事毋失
毋見笑於四方也該曹覆啓以為自我 祖宗
以來凡大小行禮既遵行五禮儀不必鈔定儀
文至於變禮非所預講惟當用知禮者為禮官
使無臨事失禮云者固是也言不可若是其易
也變禮無窮三代之禮雜出於傳記先儒禮說
甚多雖習於禮者不可率爾究考於臨事之際

況當禮法大壞之後欲一一修擧雖尋常儀則之末亦不當如其言之無事也其三禮法者紀綱之本也今者禮廢法亡治道紊亂可謂極矣然 先王之典章猶在而莫之修擧大小亡法殿下雖聖賢臣雖多散亂無紀皇綱不張若無索而馭六馬輕法慢令爲國之大忌禮必入國問禁古人重禮法如此成周之制每以正歲書治教政刑懸之象魏振大鐸以徇之百官咸會以木鐸戒之曰有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大明律有講讀律令之文大典有輕改舊章者其律殺

不然安得法令堅如金石信如神明而民不犯
哉今擧俗奢侈無義無所不至有三尺童子指
之曰此法之所禁無識且恥此先王之法入人
心者猶在也今一令一法皆先王定制 聖上
亦宜遵守而勿失之也書說戒武丁曰監于先
王成憲其永無愆故臣請命公卿群有司通讀
律令 上亦親臨而聽之以申明舊章令群臣
百姓知所遵守者非他意也 殿下方崇用儒
術法律者特有司之職君子事君非堯舜不言
然當今傾頹委靡廢弛之極非法不振又非

非上躬親勉率之勤恐不能有成也其四市肆者上應列宿以通百貨生利之所出也周禮曰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次者吏所治舍也叙者肆之行列也經者界也自官府之治以至市廛之叙自我 太祖開國定都分界已別多亂以來庶事大壞列肆尤甚漢城府掌市廛之政令而恬然不拘檢不如法者使賈豎紛然爭利物價無制當今執法之治列肆辨物經市為先古人論治法亦曰一正朝廷次均田賦次經列肆然後修學校治軍旅此緩急先後之序也頃者臣

首出此議按古今令列肆各從其叙一如國初
舊制拘之以律令賈竪不樂又以為市肆易次
物貨不行夫易粟米絲麻布帛者入市門不得
其廛躑躅而歸者無此理物貨之不行賈人之
意也彼揣摩時勢慢不畏法孰不和賣又造言
亂法以濟其欲情狀可惡如此古人有言盜憎
主人民惡其上豈為爭利者之不樂而亦慢法
而不舉也有司之治行法而民狃之而已也徃
有把持行市專利者計贓重者以盜論况貪利
亡法不從令者乎臣竊聞之或以為無益而多

問其禁列肆無叙闤闠囂譁亂而官不辨物市往其無制此王法紊亂也以紊亂治紊亂此正今日之朝廷也臣不知其所謂也後恒之咎大易所戒然進思盡職人臣義也臣徒守古人糟粕不達變通之宜宜為識務者之所笑安敢冒進來群議而忘愧恥哉臣之不敢進者不但衰敗之病朝夕且死而已也伏願 聖明治臣之罪以為妄言眩亂時務者之戒臣死不恨矣公私幸甚

玉几銘 己亥五月

昔殷湯作盤銘周武王命百官箴王闕此湯
武之盛德也臣年迫老死獻忠無日作玉几銘
九百七十六言雖筆力衰老必自寫以獻出於
眷眷之忠伏乞 聖明不以人廢言深思而勿
棄也臣稽拜手稽首獻銘其銘曰
戒之哉戒之哉君惟元首作民父母小民無親
懷于有仁保民者昌勝民者亡警戒不怠于德
于義毋逸豫于位治道不隆尙有典章祗哉日
強樂不可窮欲不可從偏害佞之階獨怒讒之
媒貨不可去貨聚則民散民不可忘兵勝則乃

訊莫謂無傷其禍將長莫謂無害其禍將大事
不思敬亂之掩也念不思難禍之招也天命無
常常與有德德惟善政政治者民服政亂者民
不服況一言而善千里之外應之一言而不善
千里之外違之戎之狄戒之哉

周禮大朝覲大享射凡封命王位設黼依依
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
純左右玉几

辭掌令疏 己亥九月

臣前受職 命以久病沉綿未及入謝又拜受

本職収召至此臣受 命感激自量賤分不知
所達臣自戊月濕泄卒重因以沉劇昇逕鄉廬
危困阽死至今九十餘日軀殼徒存元氣已盡
臣衰老之年病益危苦死亡無日邦憲重地不
可虛帶職名引日曠闕況今 葬禮不遠 玉
體哀毁沉疚百僚憂遑此時固不敢言病辭退
而臣冒爲死 仰瀆徵私不避重誅者臣之情事
實出於萬萬不得已也伏乞 聖慈寬恕之特
賜恩遞此一殿下仁愛庶物之德曲全哀憐令
生死於一恩澤之中也臣不任懇迫之至謹昧

死以聞

進講說

庚子正月二十五日晝講中庸首章至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進講畢進曰邇臣盡陳文義更無所達請以喜怒二字推演以畢前言 上曰言之對曰帝王之喜怒與匹夫之喜怒不同喜過則流入於豫怠怒過則有爲酷之弊曰此賞罰不中四方失望天命人心之去就一事雖細實係於此宋浚吉進曰許穆讀書之人所言經是請留心採聽焉仍進言曰邇臣各陳所見愁

切實時弊臣請陳賤見臣本以不才冒忝職事前後五入國事之頹敗漸不如初自 殿下臨御以來庶事懈弛尤甚臣私憂妄慮若此不已終必至於無可奈何之地記曰政亂民散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此出於君道不強私枉縱行紊亂無法至於此極妖孽者人事之影臣竊觀今日人事之悖壞災異百出不足怪也 聖明下用人才至於鄉曲小譽無不畢用而百職廢弛日以益甚朝廷有用人之名而實無用人之效臣竊惟之古先帝王遇災修省豈徒側身修行

而已也必有施設之方振作頹靡之舉今 殿
下以 祖宗創法之意為心勿以尋常今日行
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望中興大業宋浚吉云云
云三代之治固盡矣唐虞吁咈之際其施為節
目後世無從考據孔子之時夏商之禮亦無所
徵於杞宋臣愚以為精一執中堯舜禹傳授心
法出治之本以此為法當此危亡岌岌之際一
分維持之道率修先王舊章為今日切實之急
務也事苟不悖於天理之正人事之公而行之
無弊三代之治不過如此也 先王收舉人才

未及盡用其才社稷無祿 先王奄棄群臣此
後之責實在 殿下臣年迫老死事 殿下無
日今日所進實無死之言也宋浚吉進曰此人
每以去歸爲心請 誠心勉諭 上曰如此講
學有何所勞
二十六日夕講通鑑隋紀治書侍御史李諤上
書禁文體浮薄講畢進曰諤此言非也 上曰
何也對曰一時政刑治體發於聲音著於文章
故古人聽其音而知其政見其文而憂其時諤
不知此不治其本而欲禁其末不亦左乎 殿

下欲變當時之文體躬勉忠信敦樸之義朝廷有忠信敦樸之治四方不令而從之其文體浮薄者變

二十九日晝講進講大學衍義格物致知章宋浚吉云云 穆曰心與物有相感通之理浚吉曰李翊曰失對 上不答問更端浚吉云云既畢穆曰心與物相感通之說臣既發端請畢前對上曰言之對曰天理感通無間先儒已言之詳矣今取其易見者論之 殿下以公正無私臨群臣群臣亦以公正無私事 殿下矣若 殿

下一有私意係心則群臣或以私意迎合 上心者感通之理亦可見於此矣此理甚明知經筵洪命夏及後言皆曰此言極是云云

追正喪服失禮疏 庚子三月

伏以臣於 大喪成服之禮以爲禮官所職當有 國家喪典但從諸僚論考喪之失還鄕之後因本縣得見大臣議詳 移御時節目然後乃知 太王太妃持期年之制當初喪急遽議禮諸臣或不得詳盡而有此失也儀禮註疏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

之號上恐有嫡子二字

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玄曰不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釋曰言長子則通上下之號惟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言太子亦不通上下亦言立嫡以長者欲見適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取適妻所生第二子者立之亦名長子若言嫡子惟據第一者若言長子通立嫡以長故也齊衰章母爲長子註曰子爲母齊衰母爲之不得過於子爲已故亦齊衰也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鄭玄曰不敢以已之尊降祖禰之正體也適適相承

謂之正體乃得爲三年衆子承統者同立庶子
爲後謂之體而不正不得爲三年妾子故也故
期服章註曰天子諸侯爲正統之親后夫人與
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所謂長子庶子爲後是
也長子一也立嫡以長則三年以庶子爲後則
期年重適適相承之義也昭顯既早世　孝考
以　仁祖第二長子既已承　宗廟　大王大
妃爲　孝考齊衰三年禮無可疑者也今降爲
期年之制夫三年之喪爲父父至尊也爲君君
至尊也爲長子重其當祖禰之正體而又以其

將代已爲 宗廟主也今 孝考於大王大妃旣爲嫡子而又踐阼卽位當正體之尊而其服則與體而不正不得三年者等臣不知其何所據也設令第一子死也旣爲之三年則爲第二長子承重者當服期年不見於經文爲長子傳何以三年註曰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適子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曰正體不得傳重立庶孫爲後曰傳重非正體立庶子爲後曰體而不正立適孫爲後曰正而不體若經所謂立適以長亦云體而不正耶不然何以謂爲

長子三年也 國之大喪事重禮嚴雖儀節之
末且不可紊亂而行禮況三年之制乎請令禮
官儒臣雜議追正喪服之失於禮者今 大喪
之練在前既練之後期服已除雖欲悔之且無
及矣臣年迫老死加之以偏虛麻痺日以益劇
臣素患眩病更重犬馬微衷雖切願忠之誠自
量精力已亡無可爲矣況風憲重地亦不可以
衰亡垂盡之餘任其倦惰冒居曠職伏乞 聖
慈憐臣特許 恩遞公私俱幸

再疏上喪服圖

伏以臣得見左叅贊宋浚吉進劄論喪服之節與臣所論大相不同皆據禮爭論曰如此禮也此大禮也禮不定將何以為禮也臣所言者立嫡以長之義也所以為長子三年者以正體於上又以其所傳重也第一子死也立嫡妻所生第二長者亦名長子而其服在斬衰三年條則所謂既為第一子服斬則為第二長者不服三年之文經傳不見自第一子至於五六而皆服三年之喩臣不知其所謂也所重者為繼祖禰之正體也非為第一子斬也喪服傳註曰嫡妻

所生皆名嫡子又曰嫡妻所生第二長者是衆
子又曰庶子妾子之號有舉衆子而言者五服
圖為長子斬衰三年為衆子不杖期是也舉衆
子則庶子在焉衆子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
在室亦如之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有舉庶子
而言者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是也舉庶子而
衆子在焉以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非
此類嫡子庶子未嘗同號蓋以喪服傳言之大
夫之嫡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
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大夫降其庶子嫡子庶子

其分不亂如此而至於雖承重不得三年註有嫡子庶孫庶子嫡孫之別一嫡一庶且甚明白嫡妻所生不曰皆名嫡子乎庶子之稱不曰妾子之號乎毋論嫡子庶子非第一子不得三年云爾則禮經所謂為長子斬衰三年者為第一子乎為正體傳重乎　孝考以　仁祖繼體之嫡子既以承宗廟而君一國矣喪不用三年之制降而為期則是體而不正之期歟正而不體之期歟抑傳重非正體之期歟臣不知其故也與臣所論大旨既左節節相反禮家須蔓辭說

紛紜號為聚訟之門自古如此然至於喪服大節條理嚴截不可紊亂臣謹以喪服為長子斬衰三年期年之制及嫡子庶子之別條列為圖以獻本以經傳參以註疏令輕重之宜上下之等了然易曉伏乞 聖明裁擇焉

儀禮為長子喪服圖 逐行雙書皆從註疏

「父為長子」 註「不言嫡子通上下也」 釋嫡子之號惟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若言太子亦不通上下

亦言立嫡以長 註嫡妻所生皆名適子第一子死也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

正體於上 疏以其父祖嫡嫡相承已又是嫡承之於後

又乃將所傳重也 疏為宗廟主也有正體傳重二事然後乃行三年也

庶子 疏庶子為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釋庶子妾子之號嫡妻所生第二長者是衆子今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

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小記曰不繼祖與禰也

註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

一則正體不得傳重 註嫡子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

者

臣按父子為體嫡子嫡孫為正庶子庶孫為不正

二則傳重非正體立庶孫為後是也

三則體而不正立庶子為後是也

臣按疏註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而其服既在斬衰三年條不當復以為體而不正置之於雖承重不得三年之列也立庶子為後之庶子非嫡妻所生明矣

四則正而不體立嫡孫為後是也

臣按右四者以嫡子庶孫庶子嫡孫互對而分言之嫡子庶子之別如此非如不得為長子三年之庶子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者也

母為長子

疏母為長子在齊衰以子為母齊衰母為之不得過於子為己故亦齊衰也父母為長子本為先祖之正體無厭降之義故不得以父在屈至期明母為長子不問夫之在否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

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註不敢以己之尊降祖禰之正體

期服

疏天子諸侯為正統之親后夫人與

長子

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絶

臣按經既曰為長子三年期服疏又曰天子諸侯為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當服三年之長子不當在期服條明矣長子當服期年者愚以為雖承重不得三年者是也故曰長子一也立嫡以長則三年立庶子為後則期年

三疏 不上

伏以臣愚不自量妄論 國之大禮群議持難

含糊苟且是非不定已浹旬月臣荷 先王寵遇之恩臨當大禮何敢不盡言於 聖明我右眞成宋時烈獻議臣老悖反復思量終不通曉朝廷已定之論強言不已以畢前說罪合萬死第一子殤而死其禮固不合不贈不立主不為之服立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為後此所謂立嫡以長死則當服三年若第一子成人且有子死而既服長子之喪而嫡孫或他故或殤而死立第二長者為後則此非立嫡以長耶既曰嫡妻所生皆名嫡子毋論殤與不殤第一第二苟為

正體傳重其服在三年條下令以 孝考之喪強而引之曰立庶子為後不服長子之服可乎所謂不貳斬之證臣老不知其所謂也禮適人之女為舅斬不為父斬出繼之子為所後父斬不為本生父斬此之謂不貳斬也為長子斬所重在正體傳重既立嫡以長則三年者所以適適相承而尊祖禰之正體推之一本實無貳斬之嫌也 孝考以 先王嫡子既已承守宗祊君臨臣庶而其服反輕何也昔 明宗之喪禮嘗以為 恭懿殿於 明宗為嫂叔嫂叔無服

奇大升曰兄弟相繼既已繼體之重持父子之服則兄后之為之也亦如母之視子於是禮書定行三年之制其事具載李滉奇大升遺書嫂叔且然況 大王太妃於 孝考為親母親子者乎經常大禮萬古不易今 太王太妃為 孝考不行三年之制而服立庶子為後者之期年可乎以立庶子為後之庶子為嫡出之衆子以為庶者衆也以 孝考為 仁祖之庶子執為證據臣以為不然嫡子庶子之別已盡於前後疏及喪服圖矣如以為衆與庶一也衆庶黎

庶臣庶之庶固然也不有遠別之嫌而無擇於嫡庶之庶可乎晉愍懷太子以庶子為太子及薨司隸從事王接議曰愍懷太子雖已建立所謂傳重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說制服不得與嫡同當從庶例難之者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矣焉有既為太子而復非嫡乎答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然則雖承重不得三年之庶子為妾出之庶子非臣所創為之說也古之人亦有言之者證據甚明彼數臣者固習於禮者也且為 先王宜無不考講而盡心焉者也

以臣愚見竊恐有四方後世之議也副護軍尹善道右尹權諰皆上疏得罪右相元斗杓又上疏論禮更有收議事竟不得行

答宋三宰書 浚吉

承諭深謝深謝傳所謂衆子庶子分限嚴截但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之庶子不分衆子庶子鄭玄曰庶子為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其註曰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者是衆子今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立庶子為後之庶子與此大不同不待卞說而自明矣儀禮喪服父為長子疏立嫡以長下

曰嫡妻所生皆名嫡子其傳曰何以三年也正
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註雖承重不得三年下
曰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是也若不分嫡子妾
子同謂之庶子何以謂三年不得三年之別也
以此求之無所疑[illegible]也知何還教甚望不宣

記言卷之六十四終

記言卷之六十五

自序一

叟頃年自海上歸作師心老德銘李洪州三世碑三年作雪翁先生銘今夏又作龍洲碑叟拙憃於人事不及中人恬泊以爲專心古人之書年至老死又魯下不得古人之奧猶篤好不已說讀粗粕而已篤行不如師心見事不如雪翁剛果不如挺而廉介不如龍洲歷舉迷途枉跡以爲後人戒作自序

許氏出自駕洛後分爲孔巖之族見於譜牒者

始於麗興至今八百年十二世祖賀成公事 中
宗仁宗明宗以為乙巳之獄坐死者多冤常不
快為 上言之用事者論以黨逆付處北邊以
殁先祖別提公心痛恨之終身不出吾先子仕
宣仁間終菴川縣監外祖白湖公落落不適於
世官不顯止儀曹正郎白沙李相國作白湖詩
卷序具言之明 顯皇帝萬曆二十三年十二
月己酉穆生生而有文在手曰文自字曰文父
眉長過眼別號曰眉叟自幼釋樂聞前言往行
比長從從兄雪公講問學之方平生無他嗜好

好讀書肆力於諸子百氏書三十年卒無所得
反而求之六經五十成文章亦不見知於世始
仕 孝宗元年時五十六八年以考工正郎爲
司憲持平明年陞掌令時宋時烈宋浚吉兩人
者方用事於朝首言伐胡策勸 上開遼左之
役上玉几銘諫用兵事也其銘曰戒之哉君惟
元首作民父母小民無親懷于有仁保民者昌
勝民者亡警戒不愆于德于義毋逸豫于位治
道不墜尚有典章祗哉日強樂不可窮欲不可
從偏喜佞之階獨怒讒之媒貨不可去貨聚則

民散兵不可忘兵勝則乃亂莫謂無傷其禍將長莫謂無害其禍將大事不思懼亂之兆也忽不思難禍之招也天命靡常常與有德德惟善政政治者民服政亂者民散況一言而善千里之外應之一言而不善居室之內違之戒之哉

又上疏言事 上特用二事其一曰古者屯田皆在邊邑空地其法用戍卒寇至則戰寇退則耕積儲塞上轉漕之費省而兵食自饒有以服夷狄兼隣國此屯田之利也漢之金城晉之壽春襄陽荊州是也麗時置陰竹屯田又於沿海

諸防戍皆置屯田及其末世所任非人耕種無實収納倍之令戍卒號怨而自備不足則稱貸而益之不堪則亡逃相繼不但兵食不給兵額且耗我 太祖初定四方首罷沿海屯田聖祖深知軍務之重而利小而害大則罷之不吝今之屯田與亡麗之末弊相反而為害則均也鄉人為之諺曰屯粟四分収納一賂遺一田官私食二屯田雖廣屯民雖衆皆非國家之利也其置屯皆在内地無兵處所謂屯民皆騎兵步兵水軍保人工匠官屬公私奴隷逃亡逃亡一族

反作姦犯罪匿作者相聚不係於編户行止自恣官不得呵村落強盛處處皆然比之良民見户殘盛倍之 其所墾田亦太半田籍所載租稅之田空地實少其所得一所失百亦猶以為利乎國家累經禍難加之以畏壓日惡民困國弊而衙門規利廣置屯田許民免租免役令安館無禁反為法令所不行實驅民之淵藪也坐令田賦日縮民數日耗邦業日削此衙門之弊也軍務大事既治之以積久欲調兵食則有掌軍需積儲之職者焉欲治器械則有掌造兵器之

職者爲更設餘外之利不顧國家之大害殊非將相大臣爲社稷長慮遠計也其二曰市肆者上應列宿以通百貨生利之所出也周禮曰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次者吏所治舍也叙者肆之行列也經者界也自官府之治以至市廛之叙自我 太祖開國定都分界已別多亂以來廢事大壞列肆尤甚漢城府掌市廛之政令而恬於不拘檢不如法者使賈竪紛然爭利物價無制當令執法之治列肆辨物經市爲先古人論治法亦曰一正朝廷次均田賦次經列肆然後

修學校治軍旅此緩急先後之序也頃者臣看
出此議按古事令列肆各從其叙一如國初舊
制拘之以律令賈竪不樂又以爲市肆易次物
貨不行夫易粟米絲麻布帛者入市門不得其
屢蹰躇而歸者無此理物貨之不行買入之惡
也彼揣摩時勢慢不畏法執不和賣又造言亂
法以濟其欲情狀可惡豈爲爭利者之不樂而
亦慢法而不擧也有司之治行其法而民從之
而已也律有把持行市專利者計贓重者以盜
論況貪利亾法不從令者乎臣竊聞之或以爲

無益而多怨請除其禁列肆無敘闘囂譊亂而官不辨物均市任其無制此王法紊亂也以紊亂治紊亂正今日之朝廷也臣不知其所謂也疏入 上知屯田之弊立罷之令列肆皆從國初定制未幾洪重普白 上以爲列肆改易市民不樂而罷之屯田 上旣罷之而後月 上覺倚門乘喪遂不罷 上覺而允喪禮之大小皆出於二宋而五日而不成殮逾月而不成殯穆上疏曰殮殯大節所以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也今有 梓宫改作之變禮而上漆一節

出於既殯之後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貴賤皆帷帷者尚幽暗也所以之幽之義也今寶器不陳羽葆不舉無聲三啓三之節而啓殯無節每間日一漆殯禮未成三十餘日臣恐所以奉 先王之道必誠必信者多不得盡於禮也古者漆棺無常檀弓曰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藏焉椑者杝棺也然則湯在位十三年杝棺十三漆武王在位七年杝棺七漆今梓宮上漆雖不准長生古制比之湯武之椑則已厚矣況今漆數十五以古禮言之亦不可謂

之不厚也然於 聖上自致之至意不欲以違
制而遷已也臣愚以為外梓宮上漆不限以常
式如今日梓宮之漆曰山之前月日尚多得積
漆堅厚則[illegible][illegible]者實內外無異也禮無未安之
憾而於帷殯尚幽之義亦得矣又以 太王太
妃三年之制上疏爭禮其疏曰儀禮註疏喪服
斬衰章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
又乃將所傳重也鄭玄曰不言嫡子通上下也
亦言立嫡以長釋曰言長子則通上下之號惟
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言太子亦不通上下

之號上恐有嫡子二字

亦言立嫡以長者欲見適妻所生皆名嫡子第
一子死也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
長子若言嫡子惟據第一者若言長子通立嫡
以長故也齊衰章母為長子註曰子為母齊衰
母為之不得過於子為己故亦齊衰也傳曰何
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鄭玄曰
不敢以己之尊降祖禰之正體也適適相承謂
之正體乃得為三年衆子承統者同立庶子為
後謂之體而不正不得為三年妾子故也故期
服章註曰天子諸侯為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

子長子之妻等不降所謂長子庶子爲後是也
長子一也立嫡以長則三年以庶子爲後則期
年重嫡嫡相承之義也昭顯既早世 孝考以
仁祖第二長子既已承宗廟 太王太妃爲
孝考齊衰三年禮無可疑者也今降爲期年夫
三年之喪爲父父至尊也爲君君至尊也爲長
子重其當祖禰之正體而又以其將代已爲宗
廟主也今 孝考於 太王太妃既爲嫡子而
又 踐阼即位當正體之尊而其服則與體而
不正不得三年者等臣不知其何所據也設令

第一子死也既爲之三年則爲第二長子承重者當服期年不見於經文爲長子傳何以三年註曰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適子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曰正體不得傳重立庶孫爲後曰傳重非正體立庶子爲後曰體而不正立適孫爲後曰正而不體若經所謂立嫡以長亦云體而不正耶不然何以謂爲長子三年也國之大喪事重禮嚴雖儀則之末且不可紊亂而行禮況三年之重乎請令禮官儒臣雜議追正喪服之失於禮者又進喪服圖仍復上䟽

曰叅賛宋浚吉進箚論喪服之節與臣所論節節相左臣所言者立嫡以長之義也所以為長子三年者以正體於上又以其所傳重也第一子死也立嫡妻所生第二長者亦名長子而其服在斬衰三年條則所謂既為第一子斬則為第二長者不服三年之文經傳不見自第一子至於五六而皆服三年之喻臣不知其所謂也所重者為繼祖禰之正體也非為第一子斬也喪服傳註曰嫡妻所生皆名嫡子又曰嫡妻所生第二長者是衆子又曰庶子妾子之號有舉

衆子而言者五服圖爲長子斬衰三年爲衆子不杖期是也舉衆子則庶子在焉衆子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在室亦如之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有舉庶子而言者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是也舉庶子而衆子在焉以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非此類嫡子庶子未嘗同號蓋以喪服傳言之大夫之嫡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之服大夫降其庶子嫡子庶子其分不亂如此而至於雖承重不得三年註有嫡子庶孫庶子適孫之別

一嫡一庶且甚明白嫡妻所生不曰皆名嫡子
乎庶子之稱不曰妾子之號乎毋論嫡子庶子
非第一子不得三年云爾則禮經所謂爲長子
斬衰三年者爲第一子乎爲正體傳重乎 孝
考以 仁祖繼體之嫡子旣已承 宗廟而君
一國矣喪不用三年之制降而爲期則是體而
不正之期歟正而不體之期歟抑傳重非正體
之期歟臣不知其故也臣謹以喪服爲長子斬
衰三年期年之制及嫡子庶子之別條列爲圖
以獻本以經傳緣以註疏令輕重之分上下之

等了然易曉也
又作三上䟽曰右贊成宋時烈上議臣老悖反
復思量終不通曉朝廷已定之論強言不已以
畢前說罪合萬死苐一子殤而死其禮固不合
不贈不立主不爲之服立嫡妻所生苐二長者
爲後此所謂立嫡以長死則當服三年若苐一
子成人且有子死而既服長子之喪而嫡孫或
他故或殤而死立苐二長者爲後則此非立嫡
以長耶既曰嫡妻所生皆名嫡子毋論殤與不
殤苐一苐二苟爲正體傳重其服在三年條下

今以 孝考之喪强而引之曰立庶子爲後不服長子之服可乎所謂不貳斬之證臣尤不知其所謂也禮適人之女爲舅斬不爲父斬出繼之子爲所後父斬不爲本生父斬此之謂不貳斬也爲長子斬所重在正體傳重旣立嫡以長則三年者所以適適相承尊祖禰之正體推之一本實無貳斬之嫌也 孝考以 先王嫡子旣已承守宗祊君臨臣庶而其服反輕何也昔明宗之喪 恭懿殿於 明宗爲嫂叔嫂叔無服奇大升曰兄弟相繼旣以繼體之重持父子

之服則兄后宗爲之也亦如母之視子也於是
禮曹定行三年之制其事具在李滉奇大升遺
書嫂叔且然況 太王太妃於 孝考爲親母
親子者乎經常大禮萬古不易今 太王太妃
爲 孝考不行三年之制而服立庶子爲後者
之期年可乎以立庶子爲後之庶子爲嫡出之
衆子以爲庶者衆也以 孝考爲 仁祖之庶
子執爲證據臣尤以爲不然嫡子庶子之別已
盡於前後疏及喪服圖矣如以爲衆與庶一也
衆庶黎庶臣庶之庶固然也亦有遠別之嫌而

無擇於嫡庶之廢可乎晉愍懷太子以庶子爲太子及薨司隸從事王接議曰愍懷太子雖已建立所謂傳重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說制服不得與嫡同當從庶例難之者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矣焉有既爲太子而復非嫡乎接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然則雖承重不得三年之庶子爲妾出之庶子非臣所創爲之說也古之人有言之者證據甚明而誤天下之大禮不顧百代之非議以成　殿下之過舉此臣冒萬死終始力言者也於是二宋怒穆斥爲三

陜尹善道上䟽言宗統嫡統仍極言兩人者用
事太尊政院不納反目之以凶䟽以感怒 上
心焚其䟽於闕下善道竄北邊之三江三江古
悒婁之墟窮北宂處之地善道年八十人人以
言禮相戒以爲䟽無益不上作正體傳重說
其說曰儀禮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傳曰何以
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註嫡妻所
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取嫡妻所生第二
長者立之亦名長子正體於上者䟽以其祖父
嫡嫡相承已又是嫡承之於後也又乃將所傳

重者䟽又乃將代已為　宗廟主也有正體傳
重二事然後乃行三年庶子䟽為父後者之弟
也言庶者遠別之也釋庶子妾子之號嫡妻所
生第二長者是衆子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故
與妾子同號也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註
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一則正體不得傳重嫡
子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二則傳
重非正體立庶孫為後是也三則體而不正立
庶子為後是也四則正而不體立嫡孫為後是
也四者以嫡子嫡孫庶子庶孫互對而分言之

嫡子庶子之別如此有擧衆子而言者五服圖
爲長子斬衰三年爲衆子不杖期是也擧衆子
而庶子在焉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有擧庶子
而言者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是也擧庶子而
衆子在焉以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非
此類嫡子庶子未嘗同號嫡子庶子其分如此
齊衰章母爲長子註曰子爲母齊衰母爲之不
得過於子爲己也故亦齊衰傳曰何以三年也
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鄭玄曰嫡嫡相承
謂之正體傳重乃得爲三年也衆子承重者同

經爲長子三年非爲第一子也爲正體傳重爲正體傳重禮從而重第一子不受重則不三年第二子受重則三年此人係於禮禮重令以爲既爲第一子不受重者三年爲第二子受重者不三年則禮係於人傳重反輕不知此何禮也彼從不貳斬之名以爲既爲第一子斬更爲第二子不斬此大不然設言之有父亡而爲人後者既爲本生父斬爲所後父不斬乎子爲父斬父至尊也臣爲君斬君至尊也父爲子斬重祖禰之正體其義一也昭顯既早世 孝廟以次

適先王擇賢而立之檀弓之免子游之衰比之於此亦有大不可者昔周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宗周之重在伯邑考而不在武王耶經常大義萬古不易易則人之紀亂矣亂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倫斁矣君子懼焉

受命三日辭朝行獩須深山阻阨七百里至江陵江陵濊墟漢之滄海郡也其南三陟古悉直新羅附庸之國亦曰南沃沮深山之地早寒五谷不生唯黍生之其人樸騃多壽考其古事立春祭先穡播五谷擊鼓徇于道路以發春氣

其祝曰攝提司辰盛德在木虔用粢盛祈爾百
穀
東界風氣絶殊或冬日多温夏日多寒或白日
昏霧或一日之内風陰異候禾穀東風則實西
風則枯海上無子規多鵂鶹五月摘三寸穗
三陟諭鄉約文曰周禮教典保息六慈幼養老
賑窮恤貧寬疾安富施教十二以敬則不苟以
讓則不爭以親則不怨以和則不乖以辨等則
不越以土俗則不偷以刑中則不虣以恤則不
怠以節則知足以能則樂事以賢則愼德以庸

則興仰篤之以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糾之以不孝不友不睦不婣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之刑正歲懸象讀法徇以木鐸以率其不服教者故謠俗之美稱三代之盛今呂氏鄉約朱子增損凡四十七事殆古之遺教朝廷憂閔百姓播告中外頒行鄉約之法以補成治教甚盛舉也府使欽奉 明旨恐其怠惰廢弛謹條列鄉約要領表出國制禁與共百有三事又添入陶山約條申告父老約正父老約正[illegible]皆思勉飭以率鄉黨子弟令謠俗不亂亦父老約正之責也

三陟國之極東海上窮處古悉直氏之墟去京都七百里海氣常暗多盲風海惡幽怪萬變乃作東海頌刻石海上凡一百九十餘言其頌曰

瀛海滂瀁百川朝宗其大無窮東土沙海無潮無汐號爲大澤積水稽天浡潏汪濊海動有曀明明暘谷太陽之門羲伯司賓析木之次牝牛之宮日本無東鮫人之珎涵海百産汗汗漫漫奇物譎詭宛宛之祥興德而章蚌之胎珠與月盛衰旁氣昇霏天吳九首怪夔一股颽回且雨出日朝暾轇軋熿煌紫赤滄滄三五月盈水鏡

圜靈列宿韜光扶桑沙華黑齒麻羅撮髻莆家蜒蠻之蠔介蛙之猴佛齊之牛海外雜種絶黨殊俗同囿咸育古聖遠德百蠻重譯無遠不服皇哉偉哉大治廣博遺風邈哉三年罷官歸連上時議立啓聖祠叔梁廟也此非禮之祠也述天子諸侯祭法學制作祠說凡六百餘言其說曰古昔聖王之制祭祀也有禋祀實柴槱燎血祭貍沈副辜肆獻祼之序有宗廟社稷四郊四望四類百神之兆祀事主嚴約而大備具舉而不煩蓋自禘嘗宗廟之享遷祧壇墠之禱以及

下祭凡五等自天地神示以及四方四時日月星辰四海五嶽四瀆原隰墳衍淵澤井泉凡出雲氣為風雨見怪物者飌師雨師司民中霤國門國行泰厲竈户之神又如先火先卜馬祖皆有祭啓蟄而郊龍見而雩玄鳥至而立郊禖妾子始蠶為鞠衣於先帝師則禡巡守則祀方明射則祭侯蜡則先嗇司嗇百種農郵表畷禽獸皆索饗之四方百物之靈無不畢饗而爲仁至而義盡者也周禮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疏曰此明

諸侯之國天子命之使立學者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者是也祭法又有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故厲山氏之子農能殖百穀夏之衰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子句龍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序星辰以著衆堯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

文治武王以武功去其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啓聖之祀上古不可知推其可舉者言之以與生軒轅而嚳生堯顓頊生舜鯀生禹主癸生湯周時禮樂大備嚳四代之所郊禘也以與瞽瞍鯀主癸未聞以生聖人而報食者既於禮無所據其不當祭明矣而禮之當祭者山澤之旌物百種農郵表畷禽獸皆索祭而曷嘗遺生聖人者也禮之不當祭者不在祀典而黷祭之非禮也非其

所祭而祭之孔子以為諂也尤非事鬼神之道也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又曰黷于祭祀時謂不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惟祀無私惟聰明聖智能盡之矣得之不得增一祀不得不得減一祀劉曰議禮制祭天子之職也叔梁氏啓聖之蹟蓋始於元非古典也禮廟饗不出國實流遷于大夏實之世封於太原晉人皆祀之舜崩於蒼梧南疑有舜廟鯀殛于羽山羽山有鯀廟稷周人享之周有稷廟太公封於齊祭爽鳩氏李蔚遂伯陵蒲姑氏吳有泰伯廟魯有孔子

廟叔梁氏設有祠雖非禮之祠祠於魯則猶可言祀於學則不可祀於學亦先入失禮也既釋奠于先師又推其所自出以祀之非禮也禮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常祭不及先聖學教之本在先聖亦不在其所出也祭非其類鬼神不歆

鬼神之感應昭著祖考之於子孫同一氣造化無窮之氣皆一氣天子主天地諸侯主山川百神依焉郊天祭地四時四郊九百神之報各有氣類祭孔子於學亦氣類之饗也

述唐虞以來至周秦之際王道缺六經之治亡矣詖說邪行並作陷人心亂大義亡國隨之作釋亂曰詩明三綱五常徵存亡講得失書記先王之事禮安變嚴等威正人紀樂諧神人和上下協萬邦春秋大一統定民志褒善糾邪易言爲化之變詩之風書之記禮之節樂之和易之化春秋之義聖人之大經也然義至純厚堯舜之大公禹之成九功湯武之大權非聖人之大義也教莫正於詩書禮樂化莫善於春秋神化莫大於易唐虞夏殷周之隆皆六經之治也治

道既一天下大順名正則禮立禮立則民順民
順則樂興幽厲亾周平桓不振聖人之教廢六
經之治亾矣於是諸侯力爭異端並起各自爲
宗爭言治道亂聖人均也楊氏之爲我墨氏之
兼愛法家之必息名家之繳繞皆使人亂德而
不返管氏言七法相桓公爲五伯首其後商君
以墾令二十廢井田開阡陌務耕戰濟之以刻
深又有智謀術數之說用潰裂而不可禦老聃
言道德無名以虛無爲宗其後有莊周列禦寇
王詡者稱鬼谷子祖老聃作捭闔抵戲爲天下

亂首申不害言刑名荀卿言性惡荀卿之後有韓非李斯斯事始皇不師古而專以法術持世焚詩書坑學士天下遂大亂此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漸矣入異論師異道廢聖言滅先王之道至此極矣嗟乎周道衰孔子不得位百家亂救爭爲譎詭辯詐條刻悖亂變古易俗秦漢以來天下無善治職此之由也古者聖人爲之防有亂名改作執左道以疑衆學非而博順非而澤皆決於大辟然至於後衰天下莫能止也

自

明萬曆二十三年

至清主康熙十二年

凡八十年

記言卷之六十五終

記言卷之六十六

自序二

甲寅八月 顯廟登遐令 上即位才十四其十二月既葬 先王 上以 先王末命首正邦禮吉巳死烈竄某以大司憲被 召一年五遷至右議政時領相積專國政已三世恩寵傾朝尹鑴已薦名於 孝廟時至是乃出言北伐事致責用某曰國勢大壞人心離散妄意天下之功不顧國家之大患將殺人亡國而有不計者國之大計果如是耶鑴不悅某年已八十老

不任職乞退不已乙卯夏 仁宣太妃練祭議
定練事節目禮曹啓以大臣議從金長生之說
小祥後上食有哭之議某上議曰金長生之說
不知何據而考之禮經則不然旣夕禮曰居倚
廬不脫絰帶晝夜哭無時又曰返哭惟朝夕哭
不奠喪服小記曰無事則不闢廟門哭於其次
喪服傳曰旣虞疏食水飮朝一哭夕一哭又曰
旣練舍外寢始食菜果哭無時疏曰旣練之後
無朝夕哭惟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
也家禮初喪章食時上食註朝奠如儀旣虞罷

朝夕奠唯朝夕哭又小祥章止朝夕哭三年之
喪止朝夕哭則無哭故令孝子之至痛許有時
而伸其哀此加隆之義也禮有奠而無上食有
始死奠有小殮奠有大殮奠有朝夕奠朔月奠
焉新有黍稷喪大記補曰朔月月半殷奠自始
死以來奠不言黍稷至此乃言之故於是始有
黍稷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人生
則有朝夕之常食死則有朔月月半之黍稷殷
奠既大祥有四時之祭禮制有節隆殺有衡闕
朝門之禮既止哭上食猶哭則是常哭猶在而

又哀至則哭與初喪同非哀殺之節也禮貴實無貌非所疑也先儒臣李滉曰細觀禮意卒哭漸用吉禮朝夕之間哀至不哭惟存朝夕哭練而止朝夕哭惟朔望會哭哀漸殺服漸殺哭亦漸殺若有朝夕上食哭不應曰惟朔望會哭臣謹歷考經傳条列以上以領相右金長生議議不用鑴言 太王太妃為 孝廟當服斬以重尊君之義引魏晋故事為言 上問于大臣穆上議曰通解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諸侯為天

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周禮司服凡喪爲天王斬䟽曰諸侯諸臣爲天王斬衰君傳曰凡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䟽曰謂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衰兄弟俱爲諸侯則各依本服齊衰章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䟽曰以子爲母齊衰母爲之不得過於子爲己也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可得服其服齊衰不杖期註天子諸侯絶旁期正統之期不降故兼云齊衰正統大功亦不降

父母為長子三年以祖先之正體也盖已極無以加矣諸侯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與兄弟俱為諸侯者尊同尊同則服其服太后之於國君尊同有母子之本服父為子斬以正體傳重也母為子齊衰不得過於子為已也司服凡喪為天王斬䟽言諸侯諸臣為王斬不言母后為王斬五服圖族祖出於高祖諸祖出於曾祖諸父出於祖兄弟出於父子孫出於己正體之尊不係於五屬君臣之義雖嚴父子之倫何可廢之天子諸侯絶旁期[illegible]同則不絶不絶則

無斬此喪服之大義也魏晉故事皇太后三夫人以下皆為天王斬尹鑴言此禮臣有管見安敢不盡言議既上有更議之　命復上議曰儀禮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斬為正體傳重也齊衰章毋為長子齊衰不得過於子為己也此言長子本服周官司服職曰凡喪為天王斬疏曰諸侯諸臣為天王斬毋后與諸臣為天王同斬經不言儀禮君疏曰諸侯死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兄弟俱為諸侯則各依本服大功章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

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服其服以太后之尊反下於姑姊妹女子子而不得服本服乎父子大倫不可以同國論也三從本於高祖再從本於曾祖從昆弟本於祖昆弟本於父子孫本於己五屬係於正統正統不係於五屬以父母係於五屬無此理然則本支之序亂矣天子諸侯絕旁期尊同則不絕故服本服者無斬太后爲嗣君斬魏晉故事非三代之禮也今尹鑴建此議臣以爲不必太后爲嗣君服斬然後君位益尊也領敦寧金佑明上劄言曾母孟母之喻發內

虎護訟於是中外大駭某啓 上曰 慈聖預
聽國政 殿下不敢受 命此帝王之大孝也
內庭讒言必召與佑明辨釋然後讒言不行中
外之疑釋然矣 上召之佑明不出乃止佑明
又言二公子私奸事已下吏 上命赦出二公
子曰讒聽人言使骨肉至此追悔大慙首相積
上特拜都體察使給兵事募四方驍勇召集京
師人心擾亂某上啓奨仍言曰昔 宣廟世李
元翼爲都體察使犯師止邊病不能出 上令
開府京師元翼謝曰人臣持不禦之權在朝專

制不可即乃疾乃出此古事也方今頼 殿下
神聖四方無虞而置體相開府王城以尊制四
方此何事也受 命大臣必不以無名大權自
居也積遂辭謝乃罷而體府屯田猶領之如舊
未久鑴白 上得復為之時有告廟之議為首
相所詛令其首罪者既免死放諸四裔告廟不
加嚴不告廟不加寬禮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孝之至也宗廟之禮聖王追孝之大節國
有事則告雖常事無不告其大事立君封國治
成制定頒朔巡守征伐朝覲會同蒐苗獮狩郊

耕籍田皆有告曰事之祭有事不告君子以
為慢於禮也禮慢則宗廟不尊孝悌不備　宗
王覺悟舉　孝廟之禮貶降無義釐正未終遽
棄群臣今　上克遵先王未命既正邦禮尊之大
統　先王之典禮既定舉事必告禮莫大焉徂
過之論曰張無辭則以為過時迎合並起造言
誹謗百計沮抑如季孫徒衆貿君此所謂君臣
失紀志士寒心昔齊十二年祫至十五年乃祭
魯孟春之禘至孟冬乃祭今曰事之祭以過時
而遂廢何義也天子諸侯所尊莫大於宗廟敬

之斯承之寔受之斯盡之矣今　上能繼志述
事典禮既正人心大定國之大事且莫大於此
而終無司事之祭有事必告之義安在此有國
之着非恭承宗廟意也事竟不行
作春秋義曰春秋之書魯言大一統以明仁義
之道尊君卑臣行王道正人紀褒善糾邪使亂
臣賊子禁其奸而不得肆春秋之教也爲人臣
不忠不孝嚴朋黨此周悖道廢法以遂其私春秋
之禁也弑君亡國皆出於此於是有天討天誅
御世正治莫善於春秋知春秋之義然後嚴君

仁親之理行天道人事各由順正寒暑序風雨
時妖孽不作易之化禮之則樂之和詩之風書
之政春秋之義皆聖人之用而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
某在朝常念國事日非人心日離上劄論事曰
上有志圖治召用文學與民休息人心悅豫遐
邇歸心謀國諸臣以為千載一時各言計策於
是中外多事百姓騷然紛更既多其中言兵事
者其事最大其害最深古之人有言曰强國在
兵亡國在兵頼　殿下神靈國家無事黎民樂

業邊境無烟火之警而一朝整戎卒諸器械等
要害人心洶洶若朝夕有變者上之所令下之
所趨前時昕者談農賈者談利工者談善巧各
專其業道衢大都其俗儇利山峽之人樸騃出
於性者然也王都禮法之本而衙門盛强養兵
滿萬鬪士如林衣短後馳馬試劒者盈城又設
萬人之科此科甚無義農工商賈傭隷下賤皆
得科目雖深山谿谷以入事之鄉亦莫不張弓
瞋目語難自以爲得此時晩矣爭慕爵位或一
事不得意則各出氣力以爭鬪爲能此屬多萬

入出身諸衙門軍官牙兵卒伍皆得無賴無耻
自恣不屬於兵籍以此推之一國之内皆然自
朝廷之本以至四方廢賤氓隷名分紊亂棄禮
義捐廉耻忠善畏法之風亡矣此亂國之治也
臣竊憂之屯田固兵家之利也古昔中國盛時
夷狄寇邊至於兵連禍結屯田塞上空地寇退
則耕稼以省轉輸之勞寇至則入戍以待奴之
衰弱今之屯田皆在内地膏壤墾田屯卒日衆
四方避役逃賦者皆是田賦日縮户口日亡至
於國不爲國可爲寒心前朝之亡家兵盛強國

內屯田布滿列邑其弊至於亡國王城之內武
衛太盛屯田漸廣邦賦日削亦不屬於兵食本
朝三百年無此事先王之制雖治平偃武之世
亦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有制軍糾邦之政令衆
仲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兵者凶器聖人戒
之方今國之所急在兵害百姓怨苦在兵政度
支經費大空在兵食方今之勢不剝民無財運
歲飢荒畊山不食之田土薄歲易之地皆有常
税前時昏亂之治亦無此事此有司之罪也然
其弊皆出於兵物故淹骼者襁褓懷抱者皆有

役布此亦何故也此其來已久然豈無哀矜變通之術也此特舉其太甚者云耳又其外疾首愁痛無告難以悉舉君依於國國依於民民散則國亡故先王之治保民為大為人上惠澤不下於民而望下之人親上死長之義難矣當今之弊大小潰裂內則朝廷亂外則百姓亂百姓亂其本在朝廷朝廷大壞士異論人異交所忌者直道敢言所趨者形勢利害所爲者讀書修行文武用才毋論其人之邪正善惡多是私恩厚賂姻婭親屬或市井族屬曩時昏朝之漸不

過如此不圖 殿下臨御而朝廷至此也仕路汚濁廉恥之士誰肯願立於朝也國何恃而不傾人心何仰而不散災害何彌而不並至哉雖有聖人不能爲之謀也此亡國之事也善爲國者制治於未亂弭患於未萌今已晩矣然在殿下有國之綱紀政法非公正不立 殿下立德無私不失公正糾邪慝選良善嚴黜陟罷無益抑強盛毋安於姑息毋說於便佞毋變古易俗以承 先王艱大之遺姑息易安便佞易悅姑息襄微之治然其禍猶遲便佞難其言順耳

其色善柔兼一念怠微有以媒孽禍殃甚至於亡國覆宗故臯陶之謨所畏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歎爲邦曰遠佞人佞人殆大可懼也自古明君誼辟能祈天永命無他術也又以災異上劉曰十年九潦八年七旱堯湯被之矣堯曰洚水儆余湯以六事自責聖人反身修德之事也不得於天反身之外更無可爲者也天大旱名木多死此凶旱之極災自古言之臣八十年來初見於庚戌之旱復見於今年矣土山焦水泉涸百穀枯死自 太廟血祭之禱牲幣之事名山

海靈無遠不及而無天道之應何也百姓怨咨多於祗幣之祝耶避殿徙市瞽巫禜責己求禕其道盡矣理冤獄蠲政弊節損寬下盖無以加矣又非特旱乾而已冬雷夏雪夜虹雨雹地震星妖物恠皆非治平之物天道深遠難知未知某人與某妖某事召某災臣恐初近之災伏於無聲無影之中禍亂已兆耶臣竊憂之天災妖孽實由人事之乖亂有國治亂興亡之幾可見於人心世變妖孽物恠者非一今日之人心今日之世變今日之妖孽物恠百出何故也柳安

知皇天仁愛 殿下以災異示警責勉堯湯之治也此在 殿下聽德惟聰臨下克明親忠信遠便佞嚴愼篤幾毋反毋側以恢中興之業人心悅豫天道大順反災為祥捷於影響德莫善於從善治莫善於明法政莫善於齊俗德衰於逸欲治衰於讒佞政衰於私昵德衰則禮壞治衰則國亂政衰則民散揔覽權綱聽言思道勿以逆志順志為好惡以盡公正之道此皆 殿下敬天懼災愼脩之要道也賛成鐫以度支經費竭言戶布法此前者俞棨等所言者也可著

半不可者半 上下其疏令廟堂雜議稷連上議曰臣竊觀當今之極弊軍伍物故者未除襁褓兒在籍徵斂之弊侵及隣族號怨無窮此事極無據殊非 聖朝不忍人之政必代定然後變通則搜括閑丁無役者不患無人而皆屬衙門變通無期愁痛無已時此豈治安之術也亟罷之以慰人心户布之弊臣既畧陳於前劄而又有大不便者三其一公卿大夫士與編户齊民各計户出布以代軍布納之兵曹事體紊亂非先王忠信重祿體群臣之意也邦國維持而

不亂者禮義也禮義既亡雖有鬪士如林積貨如山不足恃也其二前榜萬人出身其本雖賤居半既以出身為名則其自處也朝廷之待之也皆以士大夫之末一朝出布與編戶齊民等必心怒而群怨一時不從新法者可驅而罰之其心不可勝也其三館學諸生等亦皆兵曹主管計口收布一如凡民無復其心恥之亦非細故三代之制建學立師教以詩書禮樂優待禮士之道恐不然也此法一行國體大壞人心大亂也國壞民亂而能不亡者未之有也臣以

爲決不可行也惟 殿下熟察之 上命停其
議以待更議某又作一劄未上鑴被罪死事遂
已戶布猶周官之夫布四民不與焉凡民之無
職業者罰之以勸民者也今其法自朝廷百官
以及閭巷匹夫文武出身未入仕者館學上下
齋生宗室功臣貴臣士族子孫業儒業武校生
武學諸學生徒等皆以編戶出布聚斂無名事
理無據國勢削弱兵衆太盛又以朝廷之體下
比編戶奉給鬪士徒隷上下無紀如大貉小貉
事體大壞孟子曰勞心者食於人勞力者食人

聖人設為法制尊賢親親以教天下者也此法一行等威紊亂傳曰禮亂則衆散此非細故四三年來政令煩苛民不堪命怨詈者皆曰新法之故也新法不起於邦盛之世世衰則法亂故叔向曰國将亡必多制此臣所大懼者也今聞闗内外自江南亂後兵食不給以編户出金無論貴賤大小此我户布之制也其舊俗貴壯賤老上下無法此固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言也見小利不顧大義聖人戒之昔公孫鞅說秦孝公廢井田開阡陌專務富國強兵秦舊臣多争

之卒以亡秦患生於先利而後義亡先王之法
也苟利於國衆怨縱不足恤先王之制不可變
也一世各有一王之法百代不改輕改舊章三
代之禁也自 殿下即位來民不信法四方騷
然此何故也一二臣言功利大小靡然和附富
強之治可立致也臣恐朝廷無紀四方愁怨亡
國之禍迫矣首春上君德日新歲孟春之月昏
參中斗柄懸在下是月也以立春歲事更始周
官正月之吉始和布令于邦國都鄙懸之象魏
使萬民觀治教政刑之象浹日而斂之此新民

之治也萬邦惟新在君德臨之以莊則敬孝慈
則忠舉善教不能則勸故曰作新民人君中心
無爲以守至正代天理物惟以日新此新民之
本豐年之慶壽考無疆此其基也故仲虺之誥
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伊尹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
新德必日進日新不日進則日退德日退則怠
惰放肆敗德之事非一溫恭克讓堯舜之盛德
毋自滿以招損毋自廣以狹人有不順于德者
謫見於妖孼妖孼者亂亡之戒也可不懼哉天

道變易歲序更新君治亦然布德和令與物更
始故其箴曰德莫善於親仁治莫善於保民德
立治成其本在身孜孜益勤聖敬日新遠佞去
慝王道正直四方嚮服天降百福國以和寧黎
民富樂億兆輿頌咸曰莫非爾極臣老死病日
八十四年朝暮且死事 殿下無日謹以君德
日新之訓用箴戒于 上上亦以此自勉臣雖
在九泉之下此 殿下用臣也曰親耕議上制
曰正月元日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天子祈穀
于上帝配以后稷乃擇元辰天子躬載耒耜帥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大夫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士賤不與於耕故不及於勞酒丸執之後農夫終畝古者蔵種稑之種于后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也生而獻之以佐王共郊禘也此帝王之盛節也三代行之西漢時景帝既耕籍詔曰朕親耕爲天下先也晉四年正月丁亥武帝親籍于東郊戊子大赦司空潘岳上籍田賦稱頌盛儀此漢晉古事我 中宗八年親祀先農乃親耕籍田先農者

神農氏爲耒耟始敎耕後世祀以爲先嗇者也
明宗八年復修親耕之禮農民之望莫如豊年
王者之瑞亦莫如豊年詩人歌頌亦皆以壽考
豊年先王躬籍千畝所以爲百姓祈穀而亦以
身先之也臣嘗侍　殿下進親耕之說乃退考
禮經載籍更歷陳前古大禮盛儀欲加勉　聖
德者也

上親蠶議曰親蠶之禮月令曰季春之月天子
乃薦鞠衣于先帝註曰黃桑之服色如鞠塵象
桑始生者先帝先代木德之君薦鞠衣以祈蠶

享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註曰躬桑親自采桑
也蚕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毋
有敢惰
主制曰中春后帥內外命婦始蚕于北郊以爲
祭服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大昕之朝君以
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蚕于
蚕室既卒蚕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
副褘而受之因少牢而禮之
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水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

之吉者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成君
服以祀先公敬之至也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
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
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也親蚕之禮蓋莫大焉
實與親耕之禮一體而本朝亦有公桑蚕室之
禮不傳亦不載於五禮儀不敢率爾講定更
詢于大臣召致中外博學知禮之士廣詢施行
臣意如此伏惟　上裁
親耕序曰禮上春農祥正中日月底天廟春土

脉發太史先立春九日告于稷曰立春陽氣蒸土膏動雷將發聲不震不渝土脉滿則會百穀不殖稷告王王祇祓監農不易於是司空除壇于籍王命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田畯戒農用瞽告曰協風至王即齋宫百吏御史皆齋三日王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百吏庶民畢從及籍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祀之以爲農祥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一墢公卿大夫各三其上庶民終于千畝稷省功太史

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
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民終食是日
也樂師以同律省風土司寇命其旅田循農師
一之農正再之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
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乃大
循王事曰內宰詔后帥六宮之夫人生穜稑之
種而獻之于王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也天子
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
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身自耕以為天下
先民之大事在農郊禘之粢盛民之蕃庶事之

供給財之蓄殖協和輯睦衮庬純固皆本於農故聖人重之古者鐘師掌鞞宮正掌蹕干將王藏乘輿乃出封人壝宮四塗廣陝祼將登降之儀戲種御耦之節皆所以身致誠信盡敬迓釐三祇者實儀式百辟耆老百姓莫不懽忻嘆息以為王者之盛節也 上齋三日百官咸戒大雷雨暴風 崇陵有烖親籍之禮遂罷不舉五行志若先王墓崩若山崩皆謂之大烖晉穆帝永和七年峻平崇陽二陵崩帝素服臨太極殿三日三年天大旱 上責已求諫曰召對進言

曰旱既太甚田禾大無 殿下禱祀天地山川百神牲幣之禮畢舉哀愍寃枉親決囚徒又詢問羣臣令各言其所欲言者 聖德至矣今當下詢必盡言無隱以答 上意世龍之妻罪雖犯逆 孝廟寛之貸以不死禁不通私親將三十年今失其性不知人理云許令任便居住得終其天年 聖德事也禎禋其犯罪固不可言臣嘗讀周官經司寇職麗邦法有八辟其一曰議親之辟鄭玄曰親者若今時宗室也有罪先請是也王之親族不可與衆人同例有罪則議

之所以教天下之愛親族也慮囚大恵也寛赦
及於衆庶而宗室之親不與焉恩澤溥博踈遠
畢達而仁愛不逮親近何也恐為聖德之累也
臣職在大臣後不敢不啓 上曰當大旱慮囚
凡囚皆宥而世龍妻 孝廟既待以不死 先
王亦欲釋之而未果楨柟等以骨肉至親必竄
遐方 慈聖亦惻然哀憐皆赦之四年夏有李
柳事論王府無法上劄言曰臣見判義禁金錫
冑上疏其按獄可謂明愼無私而何人之言至
此也古人有言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可防

人之口不可防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遂之又從而為之辭臣惛耄以古人事責望今之人不亦迂且踈乎臣非以有罪者為無罪周官詰囚有三聽三訊謹之至也今令囚不得盡其辭而罪先之臣未知其故也按法之吏不敬不嚴尊以形勢拘持他日太史書之曰某朝某時某與某各以怨嫌某告某事某發某言皆下吏按法無法為朝廷羞蓋前古未聞臣恐朝廷之禍將自此無窮也未上錫胄已謝病不出始壽代之繼而有堅事前年某辭右相居西

竒至是遂謝病歸

成興有本宫祠者祀　五王以時大祀內司掌之祀部不知謂之我　太祖舊邸云上疏曰享先王之禮國之大事事莫重焉祭主敬享不厭祭法曰嚳序星辰堯均刑法舜勤衆事而野死契爲司徒而教成稷殖百穀湯以寬代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有嚳廟有堯祠契之商所封之邑也舜之南疑巡守之國也稷之廟左階有金人銘是也羽山禹修鯀之功也亳湯德之所自也岐太王之荒文王之康也皆列於祀典

四代之所禋祀不係於郊禘禘有時而止祠無窮今咸興　本宮之祭舊遠不知何自始也太祖建國立制功烈施於百代固不可言也四王實王跡所起之祖猶西周太王之肇基王跡王季歷之其勤王家祭於其國禮之不可闕者禮所謂祀享不出國百代不毀者也祀式不立內司供祀事內司小吏掌奠獻祀事不嚴非所以享　先王之道也亦不足為法於百王恐為後世之譏也鬼神之理甚微享之則格禱焉則應久則不散謂之非禮之祀而毀之則不可祀

則當立肆獻祼享先王之禮也不當祀而祀諂
也當祀而不祀怠也祀而不以禮無祀也古者
告祝之辭曰來格來享降福無疆報享之禮顧
不重歟惟 殿下下禮官博考古先王之禮定
祀禮立祀名置祀官大祀以光大 先王之孝
實帝王之盛節也

尹鑴言魯陵復位事自以為大義所重在此尊
致書亦欲上劄言之復書曰來示愚意則不然
頃年作成三問朝於湖西儒閒之私自語以為
當時六臣事固是非之所不到而立廟則不可

況此事何事也此言何言也直欲掩耳而不顧聞也昔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孔子曰知禮此聖人之言也言君之過與諱君之過不同以此推之此義可明更思之甚善甚善復 貞陵事與此事體一也 先王之[illegible][illegible]室 太宗於何地者此也雖善爲辭說以有過之言引無過之君未知其善也穆頓首 己未正月下澣

臣爲君隱子爲父隱尊君仁親爲古通義也故春秋孔子諱魯先君之過而今直欲正 先王之事愚以爲非孔子之教也諫不聽而去答[illegible]

猶以爲彰其君之過況此事何事也此言何言
也臣而不爲君隱子而不爲父隱尊者不爲尊
親者不爲親人之理亂矣
某歸田里一年有訛言聞京城戒嚴遂有江都
之變某召至京師以江都之變不得辭歸變定
然後乃歸臨行上疏曰 上初登至尊首正邦
禮罪人既黜人心悅服四方想望數年來治道
壞亡百姓失望怨咨隨起此何也教亡政亂朝
廷大壞無法無紀捐廉恥棄禮義貪欲無厭人
之理盖極亂矣厥事潰裂人各異心立黨相攻

白黑混淆造言相謗互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此皆亡國之治國無蓄猶以為國不為國況無法無紀而能為國乎臣聞國之治亂在入賢良進則善績興而治道成小人用則庶政亂而灾害生考之歷代興國亡國一一皆然自古亡國之君誰不欲任用忠良長久治安為子孫萬世計也所謂忠者非忠所謂計者非計也巧言似信讒言似忠姦邪日進良善日疎國事日非卒至於身亡國敗而不自覺也忠言逆耳便佞易悅雖有明哲之君或不得免焉此聖人所以畏

巧言令色孔壬者也 上自以冲年嗣服早諳
克讓凡國之大事細事必先問舊臣聽用不疑
此固善矣今領議政積 先王之所顧托 上
之所親信如齊桓之於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
父既任大貴重權位既盛締交戚里以為形勢
宦寺貴近結為容客同 上動靜以為迎合有
相門內官之讒勸興作深山險阻城壘萬杵百
娃善之而以動事感 上意以專權力其庶孽
子堅所為多無狀國人所共知掌邦法者莫之
禁曰兩九萬之跳事始發覺而專掩匿覆蓋九

萬寬亂堅卒無事人心益不快反目畏惡嗜利趨勢之徒布列內外門庭如市賂遺相屬於道路其所深者貴戚官寺所親者讒諂面諛 上得此人行此術欲與之謀國望治難矣彼入相於時烈時與之相善每論事無一違貳其所猜者當時耳目不可誣及時烈敗後付合公議若初無或同者然及告 廟之議起見外戚貴家多陰庇罪人者乃曰此禮若行則從有難處之事卻御而起沮抑不行大義所重在 宗廟乎在時烈乎事之難處者果何事也江都賊書出入

心危疑事變叵測而又即不上聞何也方今上
下無紀人心散亂國事危疑甚於前日及變生
禍至雖有聖人不能為之謀也彼得君不為不
專行國政不為不久而朝廷大潰義理晦塞君
臣之義亂矣捐廉棄恥貪欲無厭欺誣成風特
其細故耳臣不敢知當誰任其咎屋大柱小當
受其敗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此之謂
也生民困窮飢饉加之至父子不相保天道示
警妖孽百出天地失常陰陽不和見於災異者
無非人事召之也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君

不脩道日失其度晦昧無光各有云為日初出其法牽於女謁日出後近臣亂政日中大臣欺誣又曰大臣用事秉權籍勢羽翼陰附者使毀譽舉反是非熒惑厥咎日月無光雪霜夏隕列星失行皆大臣之咎大臣之職總百官平庶政撫百姓經邦國豈但貴其身富其家大其勢酬其所德報其所怨以足其意欲而已也惟　殿下察之臣老矣荷　聖明優老廬德得返身鄉閭今一年復入脩門世道之變人事之亂至此又極矣又自今過一年一年則當更作何狀也

變人心也人心一散則難合天命係焉臣竊憂
之此在　殿下正心以及家邦嚴宮禁杜私門
辨賢邪正朝廷顯善威惡使良善勸而小人懼
與廉勉恥以帥四方君德幸甚邦國幸甚　上
怒朝廷震動復上劄請罪　上以爲聽人指嗾
令之首實其上劄曰沮毀用事古人所戒臣固
知一言出口禍必隨之而目見朝廷潰裂已阽
危亡今當辭訣冒陳不隱　聖批嚴重惶恐隕
越不知所出臣之此言國人所共言者雖當誅
滅推委他人以求自免臣死不爲此伏乞下臣

司敗治臣罪席藁請命即出國門未及郊外右
相熈白 上寘朝士四人權大載權瑎李鳳徵
李沃六年夏有上變事大獄起楨柟積鐫皆死
而烈赦還烈之諸客金壽恒閔鼎重俱召入爲
三公左相鄭知和謝病不出時有鼓妖湖西上
地妖某年八十六以論事不容於朝歸私第一
年自以罪黜私歎曰老人得於澤研易澤水困
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其彖曰困剛揜
也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
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其象曰

澤無水國君子以致命遂志修經禮類纂冠婚喪祭朝聘燕射巡狩征伐學教養老自邦國王朝之禮士大夫禮附焉著經說東事二書經說言易春秋詩書洪範九疇禮樂刑政時令鬼神追遠虞夏殷周古文齊魯語月令夏小正左國氏成說十一衍說九共二十東事自檀君箕子歷衛滿三韓四郡二府高勾麗百濟新羅其政俗善惡治亂興亡之故皆足為後世鑑而諸國之治載籍所記自檀君朝鮮解夫婁為北扶餘金蛙為東扶餘箕子之後為馬韓肅愼氏為沃

沮高勾驪別種為靺鞨靺鞨為東契丹織漢時
置滄海郡數年得復國以歲時朝貢貊三代之
末已有貊貊之居深山阻阸貊人不知立國於
何世亦不知絶種於何世史記不言外記黑齒
滄海東海中雜種與南蠻之貨通貨善謠巧奇
枝通國輕死好擊刺共十二
自銘一百三十字
見續編又有自銘碣陰記
自清主康熙十三年
至十九年

總八十六年

記言卷之六十六終

自序續編說

自序成又有續編啓事上疏小劄有取者有不取者有自銘百三十言正體傳重一說又雜著二十老人作記言以自省多言無益古人曰多言多敗舉其大者自序二言事三十言不已多乎古人戒之然窮厄命也聖人不得免焉受命不貳行吾義而已澤研示兆鬼神徵余易澤水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十翼曰困剛揜也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

大人言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又曰
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上章涒灘收當三日古庵眉叟題

在憲府啓事 孝宗初喪時

凡奉命出使遭國恤之變者必於竣事之後復
命於殯殿禮也今諸道暗行之臣未及竣事而
禮曹不察遽傳催還之關令御史等連續入來
當初 大行大王發遣廣開之意夫豈尋常循
例之比也今者仍置而不舉則此棄 先王之
命於草莽豈非未安之甚者乎請禮曹當該堂

上推考亟命諸道御史未還者竣事復命 時爲掌令

答曰依啓

避嫌啓事

親喪主恩君喪主義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君喪不以廢事爲禮故奉使者天子崩國君薨爲位一袒天子九哭諸侯五哭不敢拜賓而已若不問使事之重一以奔哭爲患其於棄先王之命於草莽何臣所執如此嘗論禮曹行關之失請御史未還者令竣事復命爲大臣所深過臣既已引避而同僚復以大臣詆斥至於再避臣

以發論之人不可晏然請命遞斥臣職

方喪復古啓事

方喪復古之請旣蒙 允許事下禮曹而大臣持難竟不施行襲謬因循之失反爲不易之常典今國制已不得禮經之制追改一節不可以受服爲拘此先儒已言之也今三代之禮雖欽如喪服四制喪大記檀弓周典宗伯所職經文可據而又朱子君臣服義參酌古今禮節完備令更參入時王之制可以無盡而得宜也往往以古今異制等級品節之差其間可疑可碍者

皆可傳考商確有以變通而推行之則不但行之於今日而已亦足以傳之後代永爲禮令也夫脩廢禮正邦典實爲新化之所先也請命禮官據禮熟講令大小臣庶得盡方喪之制

合司勸進大位啓事

大喪五日輔擯既成踐阼大禮不可遲也臣等瀝血陳請至於一日三四而以哀痛至情不忍遽從羣臣之請先儒有言曰先君之喪雖四方所同易世傳受天下之大義也宗廟社稷不可一日無主羣臣百姓不可一日無君聖人繼序

相承實百王體天紹統之大經大法今禮官稽考古典修舉所禮[illegible]無所更議也體先王之心行先王之禮抑亦王者之大孝也伏願抑情深思勉以大義亟從臣民之望

即日遂　即位於仁政殿

尹善道以論禮妄置三江又焚其疏趙絅洪宇遠相繼以爭論得罪其後言禮者一一禁錮作正體傳重說曰儀禮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註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取嫡妻所

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正體於上者疏以
其祖父嫡嫡相承已又是嫡承之於後也又乃
將所傳重者疏又乃將代已為　宗廟主也有
正體傳重二事然後乃行三年庶子疏為父後
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釋庶子妾子之號
嫡妻所生第二長者是衆子同名庶子遠別於
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
祖也註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一則正體不得
傳重嫡子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
二則傳重非正體立庶孫為後是也三則體而

不正立庶子爲後是也四則正而不體立嫡孫爲後是也兩者以嫡子嫡孫庶子庶孫互對而分言之嫡子庶子之別如此有擧衆子而言者五服圖爲長子斬衰三年爲衆子不杖期是也擧衆子而庶子在焉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有擧庶子而言者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是也擧庶子而衆子在焉以遠別於長子故與衆子同號也非此類嫡子庶子未嘗同號嫡子庶子其分如此齊衰章母爲長子註曰子爲母齊衰而爲之不得過於子爲己也故亦齊衰傳曰何以

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鄭玄曰嫡
嫡相承謂之正體傳重乃得為三年也衆子承
重者同經為長子三年非為第一子也為正體
傳重為正體傳重禮從而重第一子不受重則
不三年第二子受重則三年此人係於禮禮重
今以為既為第一子不受重者三年為第二子
受重者不三年則禮係於人傳重反輕不知此
何禮也彼假不貳斬之名以為既為第一子斬
更為第二子不斬此大不然設言之有父亡而
為人後者既為本生父斬為所後父不斬乎子

為父斬父至尊也臣為君斬君至尊也父為子
斬重祖禰之正體其義一也昭顯既早世 孝
廟以次適 先王擇賢而立之檀弓之免子游
之義比之於此亦有大不可者昔周文王捨伯
邑考而立武王宗周之重在伯邑考而不在武
王耶經常大義萬古不易易則入之紀亂矣亂
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倫斁矣君子懼焉

上親耕成禮劄 收議後

月令曰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大夫皆御
命曰勞酒註曰士賤不與耕故不與勞酒之明

也

耕則王一墢三公九推諸侯大夫各三其上庶民終于千畝其　王太牢班嘗之庶民終食下之所以奉上上之所以禮下有節有儀禮數不亂然後可謂禮成此禮既見於禮經又載五禮儀我　先王已行之禮不可闕也大夫以上與耕者與蕪則與正至百官之會不同時之豊儉亦非所論也

親耕勞酒之禮特曠世盛儀亦非正至之比不可以正至之禮均視而不舉也

大徇者千畝既終 上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之禮也此禮不舉則禮無終禮無終則禮不成事體不可此廢者因一時失禮後世以爲禮式則恐有百代之譏也不可不擧也更 下詢于諸大臣毋使久闕大善也

上親蚕議

親蚕之禮月令曰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註曰黃桑之服色如鞠塵象桑始生者先帝先代木德之君薦鞠衣以祈蚕事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註曰躬桑親自采桑也蚕事既登

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王制曰中春后帥内外命婦始蚕于北郊以為祭服（北郊有公桑蚕室）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大昕之朝君以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

既卒蚕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而受之因小牢而禮之

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水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成君

服以祀先公敬之至也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
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
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也
親蚕之禮蓋莫大焉實與親耕之禮一體而本
朝亦有公桑蚕室之禮不傳亦不載於五禮儀
不敢率爾講定更詢于諸大臣召致中外博學
知禮之士廣詢施行臣意如此伏惟 上裁
四年有李桺之獄論按法無法上劄曰臣見判
義禁金錫胄上疏其按獄可謂明慎無私而何

人之言至此也古人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人之言可畏人事可勝人心不可勝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遂之又從而爲之辭臣昏耄以古人事責望今之人不亦迂且踈乎臣非以有罪者爲無罪周官詰因有五聽三訊讞之至也今令因不得盡其辭而罪先之臣未知其故也按法之吏不敬不嚴專以形勢拘持他日太史書之曰某朝某時某與某各以怨隙某告某事某發某言皆下吏按法無法爲朝廷羞蓋前古未聞而恐朝廷之禍自此無窮也未上

錫胄已謝病不出吳始壽代之繼而有堅享
上之四年上壽慶禮後獻詩七章其序曰
上既諒闇三年冕祀　先王于　太廟明年十
一月己丑越三日壬辰上壽　太王太妃王太
妃二聖國家多享不舉此禮今　兩朝二十年
方召郡國歌樂瞽奏琴瑟管磬登歌下舞頌祝
無疆之慶稱盛禮以今年御右江左失稔　上
不欲重困百姓特蠲凡上燕物數出於地產者
命有司令勿責於其邦百姓莫不曰吾　王子
惠之仁也舉讙欣相慶臣爲作詩以歌頌　聖

德亦二雅之遺也拜手稽首以獻其詩曰

爲飛于浴諸生蒙蒙君王式燕鍾鼓逢逢樂旣和奏矇瞍于公 興也

嘉殽脾臄醓醢燔炙上壽秩秩洗爵奠斝於皇慈聖天錫純嘏 賦也

陳饋八簋禮儀孔盛於皇聖母於千萬年邦家之慶 賦也

昭明有融君哉嗣服孝思有則享膺多福 賦也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豈弟君子四方之綱 賦也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民宜人萬壽無疆 賦也

黎民以休以豫邦家之光百福來求永綏吉祥
賦也

烏飛于浴七章

聞金萬重事上劄請罪白臣頃者進對猥陳故臣金宗一事宗一以舊學士平生好讜直忤時烈之黨不復用於朝臣之所陳者惜其無罪棄斥而死專指羣小濁亂之迹耶日 召對承旨金萬重以語犯 先朝所奏悖理至彼 嚴旨云臣聞之竊不勝瞿然之至臣以昏耄之年傲事獻言無一善狀徒惹起人言動遭譏詆此臣

之所大懼而大愧者也伏乞亟治臣僭謬之罪以安人臣分義不勝大幸

答曰省疏具悉卿緫一再昨筵中萬重說話無非迸逐諸賢忽為護黨之計其奸巧之狀昭不可掩誠不足掛齒卿何過辭若是其太過乎安心勿辭速出行公以副予望

再上疏曰臣伏讀 聖批惶悚隕越不覺感淚霑襟臣歷事兩朝逮至 殿下為三朝老犬馬常恐受恩厚而報效薄日夜以得罪為懼前日進對略陳金宗一事惜其良善擯斥死而埋沒專咎用事者病國亂政不圖論臣者反以為語把 先朝為悖理此人臣大罪無所容貸而頓

殿下聖明得免誅罰中心感激殺身不足以報
答大恩臣既受大罰惡名何敢晏然居高位食
厚祿特恩自若而已也伏乞 聖明治臣罪以
嚴君臣大義不勝幸甚
答曰嗚呼人心世道之不淑未有甚於近日向者萬重敢以悖理不近之說恣意誣陷不遺餘力予甚忿駭也今觀卿疏何乃引咎若是予實慙靦不知所以爲喩卿須體予意安心勿辭速出行公以副至意
有朴濾嚴問之 教上劄曰朴濾事臣既略陳
於疏發之日矣即見朝報因禁府啓目有嚴問
之 教臣不覺駭然而朴濾本草莽卑賤敢以

閭里之語上溷天聽至語犯　慈聖讒罪固罔
赦二三公子出入浸潤之說政令或由於宦寺
之說雖讒慌怯不擇而發實非讒做出之言以
此罪讒讒亦寃矣讒以言事得罪其言之愚妄
固不足言　殿下臨御以來無此事臣竊惜之
臣雖老悖豈有一毫右讒而負　殿下哉

自銘碑陰記

孔嵒嚴之許本駕洛國首露王之苗裔也外史王
御國百五十八年新羅末世有許宣文年九十
餘事高麗太祖伐甄萱特以餽餉功多為孔嵒嚴

村主子孫仍為孔巖之族自村主以後有尚衣奉御玄內史舍人元禮部侍郎正致仕太尉載工部尚書純直史舘利涉禮賓少卿京禮部尚書遂僉議中贊珙版圖佐郎冠都僉議贊成伯知中事絅典理判書錦判奉常寺事愭襄陽都護府使雍陜川郡守董義盈庫令璦左贊成磁典艦別提橿抱川縣監喬至穆為二十三世孝宗八年六十三而召拜持平明年改掌令顯宗立以爭禮斥守悉直悉直東海上窮處古濊貊之域二年又逐於燕使十二年而至 上

之元年復召至以大司憲一年五遷至三公年八十一四年辭去三年得罪仍放黜不復召時八十六前時用事者諸臣皆復入矣今吾老矣作自序又追述太公望管夷吾延州來季子蘧伯玉百里奚仲尼弟子顏子曾子及子思子聖賢出處辭受凡十三編

許眉叟自銘

叟許穆文父者也本孔巖人居漢陽之東郭下叟眉長過眼自號曰眉叟生而有文在手曰文亦自字曰文父叟平生篤好古文常入紫峯山

中讀古文孔氏傳晩而成文章其文大肆而不
謠好稀潤自娛心追古人餘教常自守欲寡過
於其身而不能也其自銘曰
言不掩其行行不踐其言徒嘐嘐然說讀聖賢
無一補其諐書諸石以戒後之人
承明
雍蒙協洽之歲叟生其月鳴弋其辰元枵連山
爲重離易爲明兩其大象以明繼明故稱之曰
承明以自勉著雍涒灘黃鐘之月眉叟識
自警四箴 其一

自私者欺人天理昭著人不可欺徒自欺耳故誠其身必自毋自欺始書之以自警

自警其二

愛親者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毋服闇以招咎毋履險以危身敬親者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毋苟詭以招詬毋苟笑以悅人

自警其三

脩身踐言以戒其愆齋莊祇畏以事其天

自警其四

心之官則思亦行有九思思則得不思則失不

莊不敬怠惰放肆皆不思之咎可不愼歟得正
而斃古人勉焉勿以老死自畵書之以自警

赤松琴銘

琴心書嘉靖辛丑赤松書院盖前百年古琴
絲聲切厲而不誇也一盈一返天地之和也噫
琴者禁也禁其邪也

羅琴銘

萬曆中有公子鶴林正遊關東山澤間得新
羅敬順王琴王失國流通至今古貊窮僻之
地往往有敬順王墟故琴亦傳於其間耶盖

王之世當後梁貞明間至大明萬曆我　昭
敬時則殆千年吾先子博物多通於樂尤精
謂其琴深得尺寸之法為玄琴古制令老斵
琴金尚傳其制謂之羅琴云萬曆四十三年
丙辰作此琴銘曰
聲中律音中節嗚呼曲之成和且平

鏡銘

皇皇唯鏡可以整其容可以省其躬
萬曆間東方大亂天下兵皆集京城吾先子
掌匪須兵食從館伴迎接將士三年此時得

此鏡今入八十甲子事古而物亦古吾且老死之年識之

赤松琴為吾家有最舊先公常樂彈鄭希文古調稱之曰東方正音其弟子李壽鍾變新曲後世無傳焉

劍 日本劍

外祖白湖公以布衣游海上有蠻酋貫客過公大悅出其裝匣中劍贈之曰所以識信也公受之解衣以謝之古劍長尺餘朝則劍鋌有水公萬曆四年以禮曹正郎三十九歿白沙李相國

作遺卷序推許之甚巻壬辰東方大亂我家奔竄兩湖千餘里先妣持此劍得全嘆之曰經亂後吾先人舊物惟一劍耳以劍還伯叔氏伯叔氏不受曰逢大亂骨肉且不保况劍乎靡姊之賢劍為他人有固已久矣其勿還也傳之子孫令後世知賢母之心以故劍傳於許氏今二世百年先妣忠厚好施不為屑屑之仁

石研文

萬曆末先君嘗爲官嶺海得古蔵石研研遺不肖至今五十年研三易匣矣吾學聖人之文老而

益勤修經禮三百月令累萬自爲跡六書歷述五帝三代古文行於四方誌古今事多矣研爲我用已歷年紀今吾老且死將與研長辭亦不敢忘先君之遺而識之

至日箴

雷在地中一陽始生聖人閉關息民后不省方商旅不行君子揜身齋戒以待其所定

立春二箴

帝出乎震萬物發生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盛德在木毋斫大木毋覆巢毋殺胎殀掩骼埋胔簡稼器修稼事

象德研銘

其體厚而静其用重而堅非以玩物惟以象德

白水研銘

涓涓之滋大則彌廣宇愽則溥萬物

玄琴銘

清明象天廣大象地四時之終始風雨之回旋樂之道備矣

訓子孫十八戒

毋樂貨利毋羨驕盈毋信怪誕毋言人過
疑言亂族妬婦亡家好色者敗身崇飲者戕生
多言必避多怒必戒言必忠信行必篤敬
喪祭必謹宗族必睦
擇人而交者遠過擇里而居者遠辱
君子之行不以勝人為能自守為賢勉之毋忘
吾老死迫矣毋令已死者覥靦愧恥此皆老人
於吾身親戒而勉勵者也所言左切

古文

蒼頡見鳥跡作鳥跡書顓頊作科斗文字周[illegible]

氏作墳書伯氏因鐘鼎文作殳書又有蝌蚪古文不知其所出史籀變古文作十二篇爲籀書自軒轅以來獜鳳龜龍嘉禾雲鳥星文之書特記瑞而已不可用至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書隸書作而古文廢然後世慕古文漢唐來諸作十四芝英飛帛玉箸虫書之類七曹劉王衛胡毋韋史之作又七皆非古文可見秦漢以降風氣淺薄嗟乎太昊蒼古之氣亾於秦歷漢氏無餘矣

文學

太古載籍無傳虞夏以來姚姒之渾渾殷周之灝灝噩噩可見於六經聖人之文天地之文孔子之門稱文學子游子夏周道衰孔子沒聖人之文壞貳於老氏散於百家至秦則又焚滅而無餘天地純厚之氣至國語左氏簡奧猶在至戰國長短書則亂矣太史公繼先秦其後有楊雄氏不及古而入於奇然楊雄氏死古文亡矣魏晉以來蕭索盡矣唐時韓柳氏出而繼西漢之末其後蘇長公得變化而功不及古遠矣又其後崆峒鳳洲渾厚不及韓變化不及蘇特為

瓌詭自秦漢以降古變而亂亂變而奇奇變而詭時上章閹茂秀雚蒂下弦夫台嶺老人眉叟書于石鹿茅庵

記言卷之六十七終

